

程

聖
周
書



僕間以管見隨意而書積數年間卷袞俱滿旅寓高妙始命筆
吏不擬銓次總而錄之為三十卷目之曰野客叢書并蛙拘墟
稽考不無遺闕議論不無狂僭君子謂其楚客則然不以為罪
也慶元改元三月戊申日下稷長洲王楙書于不期堂之西偏
此書自慶元改元以來凡三筆矣繼觀他書間有暗合不
免為之竄易轉鳥為烏吏筆舛譌以俟訂正續有數卷見
別錄云嘉泰二年十月初五日楙再書于儀真郡齊平易

堂



東箱係方寸自
後去一板寫

野客叢書目錄

卷第一

漢再受命之兆

歐公譏落英事

蘭亭不入選

古者男女相見無嫌東箱

張杜酷惡之報

董仲舒決獄事

文無害

臣瓚誤引事

班史略於節義

文帝露臺

高帝棄二子

炎涼世態

張杜皆有後

王章孔融兒女

三公治獄陰德

汲黯遜周陽由



高才幾劉德

卷第二

楊興妄作

持國秉

誣罔難明

龔張對上無隱

楊惲有卜祖風

未渠央

當時佚事

卑之無甚高論

天亡秦兆

次公何義

楚王好細腰

經書因誤

第四行高妙明嘉靖刊本作高沙第四行不期堂作不欺堂

官名沿革輕重不同

何敞引陳平語

商浩失望

晉惠問蝦蟆聲

率邇遜聽

卷第三

論吾點句

歐公論駟虞

第四行議下有荆公二字東箱自成一題

漢唐酒價

何紹文校

女侍中

束緼還婦

蕭何強買民田宅

太牢

東漢呼萬歲

喜人附已

周顛處曖昧召禍

古文奇字

婦女封命

楊胡有後

齊不疑劉德

卷第二

楊興妄作

持國秉

誣罔難明

龔張對上無隱

楊惲有外祖風

未渠央

當時佚事

卑之無甚高論

天亡秦兆

次公何義

楚王好細腰

經書因誤

稱漢年數

事有見於他傳

官名沿革輕重不同

何敞引陳平語

商浩失望

晉惠問蝦蟆聲

率邇遜聽

卷第三

論語點句

歐公論騶虞

漢唐酒價

唐時酒味

女侍中

束緼還婦

蕭何強買民田宅

太牢

東漢呼萬歲

喜人附已

周顛處曖昧召禍

古文奇字

掃女封命

楊胡有後

漢書行故事之弊

晉史外誤

班馬史文

卷第四

公子非暴勝之字

張輔妄論班史

趙周守節優劣

漢宣親政事

荆軻

袁盎密害晁錯

田叔善導驕主

尚書抵牾

王子猷操行

王涯學太玄

劉向議恭顯

蕭疎二傳

前漢有兩萬石君

蘇武在匈奴

新書所云

膠東之詐

蜀先主讀書

袁郭論孔明

穆生鄒陽

石顯譖望之

漢貴薦賢

卷第五

唐人言牡丹

玉蘂花

後世務省文

玉樹青葱

敬字

顏駟事與馮唐同

惠帝諱字

相如上林賦

竹坡言綠沈鎗

王維詩誤

高適詩誤

麥秋

文選注謬

夏侯傳注

孫公談圃

中和樂職詩

二公言宮殿

翔湜待退之

卷第六

荆公讀蘇文

作字

第四行臺作壺

身九行末誅當係另一題又致作致

擬作

樂天郊侍

詩句用嫖姚事

露盤

東坡梅詞

蘇明允不能詩

弋人何慕

携家居省

毛詩諧聲

來南協聲

七行錫無錫同行鷓作鷓

三傳不同

文人遮相祖述

噴嚏

古語椎拙

蘇杭妓名

第四行退之下有之異字

第十四行椎拙作椎拙此傳傳

卷第七

拾遺記言傳說

二書中言錫字

損益前人詩語

韓李設諭

韓用杜格

承露絲囊

不載韓梨事

豹文鷓鼠

高適詩誤

麥秋

文選注謬

夏侯傳注

孫公談圃

中和樂職詩

二公言宮殿

翺湜待退之

卷第六

荆公讀蘇文

作字

毛詩異同

樂天姬侍

詩句用嫖姚事

露盤

東坡梅詞

蘇明允不能詩

弋人何慕

携家居省

毛詩諧聲

來南協聲

莪儀同音

三傳不同

文人遞相祖述

噴嚏

古語椎拙

蘇杭妓名

周禮中言饀字

卷第七

拾遺記言傳說

二書中言錫字

損益前人詩語

韓李設諭

韓用杜格

承露絲囊

不識稗事

豹文鼯鼠

紫荷囊

五枝之鼠有二

鷹犬諭人

陳平用張辟疆計

杜荀鶴句

蘇黃互相引重

第三行 蘇上字引字 陳文惠詩句

唐壞麻事

地理訛舛

蕭張封地

三公詩句

割名 第三行 相公作相沿 太上皇帝 皇后 皇名

卷第八

南嶽首陽歷山塗山

種田養蠶

二公歸周

蒼茫作去聲

蔡邕

僧孺徐皓佚事

誤引畢萬後

童鳥已已

魯直詩體

禁用黃

割名割炙一題在唐壞麻事之前 第十行 三公作二老 徐彭年謬論

開元乾元二錢

事見於前

明妃事

稽康集

東道主等語

柳和人物

第十行 徐皓作徐昕

阿堵此君

卷第九

李陸娛老之趣

魏舒無聊

茶荷囊

五枝之鼠有二

鷹犬諭人

陳平用張辟疆計

杜荀鶴句

蘇黃互相引重

陳文惠詩句

唐壞麻事

割名割灸

蕭張封地

地理訛舛

鞅挾三術

三公詩句

卷第八

南嶽首陽歷山塗山

種田養蠶

二公歸周

蒼茫作去聲

蔡邕

僧孺徐皓佚事

誤引畢萬後

童鳥已已

魯直詩體

禁用黃

晉鄭馬依

徐彭年謬論

開元乾元二錢

事見於前

明妃事

稽康集

東道主等語

抑揚人物

阿堵此君

卷第九

李陸娛老之趣

魏舒無聊

賈逵傳誤

元白韓柳

古人避諱

王易簡詩句

餅粟髮絲

禹錫平淮詩

子美悶詩

景仰前修

張長公

引髯奴事

詩句紀時

度曲二音

三公官加公字

唯室青詞

卷第十

宣帝待霍氏

佛入中國

周侍郎詞意

生子錫賚

晉帖

漢碑引經語

萱堂桑梓

韓信之幸

名字相公

漢太上皇后

文王之囿

晉元帝

青州從事

橋玄佚事

夜雨對床

員貢二書

千里萼羹

明妃琵琶事

漢田畝價

石凍春

並食天厨

卷第十一

郭解刺孟

漢唐人巧閑之章

師古注青紫

朱價貴賤

二公言時政

魏證蒯通

壺關三老

古者金價

少翁致神

朝請

字人之官

正五九到官

漢諸君末年

借書一鴟

丁晉公治第

班范議論

汲冢書

蔡邕女賢

古者糧給之數

重三

喉脣喉吻

王建襲杜意

卷第十二

酈生事不同

史記簡略

漢獄吏不恤

經恠二字

披霧睹天

瘠消二義

公門有公

王延和冰

江淹擬古

王介詩

藥欄

如律令

開八袞

古人引用經子語誅全甲

稱翁姑為官家

男人傳粉

珠全甲係另目
及投行寫

二公待宦官

卧雪二安

灰釘事

聯合古人句

卷第十三

解經惡穿鑿

晉王氏數派

二書一意

陳遵投轄

阿買

士君子立論之難

美事不兩全

夷亭之讖

書詞輕重

新莽威斗

漢人居喪

漢人下語

弟姪獻言

遊士持書干謁

王勃等語

二史下即字

丈人

晉官品占田

卷第十四

王珪毋妻識見

賈島事衆說不同

文帝輕信

漢人多引逸經

取亭館名

金條脫事

杜旬鶴羅隱詩

古文尚書

金叵羅

奚斯頌魯

衆口鑠金

櫻桃無香

天開圖畫記

端午

十一行勅作勅 十一行勅作勅 十一行勅作勅

承准字

徐忻詩

卷第十五

富公奉使語

逍遙溪愚溪

握髮等事

古人名字隱而不彰者

行狀不宜等語

說法

賤庶出之子

秦夫人

蟪蛄

禁中起居註

唐時揚州通判

千秋一日九還

蕭何留守

歸去詞語

人生何須

衙牙

奏記禮重

致仕官祿

雌霓

曾子之書

臺笠緇撮

不可為已甚

酒分聖賢

卷第十六

亭長

上巳祓除

女子長跪

漢唐俸祿

致敬宰相母

黃鳥嚶嚶

螳螂補蟬

廣陵

旄頭畢網

香橙

蟪蛄作蟪蛄溪作給君說作設本秦作秦
七行蟪蛄作蟪蛄行判作州還作還九行歸言有來字
十行衙牙下有二字衙字

十行不喜無不字
十行極與之次尚有題目以珠為名
十行作字逃作逃 古行極作抄 鮑作珣

枚與

相如大人賦

大節七日假

撥刺乖刺

男子稱寡

覈婆承明

隨筆議論

七發客難

古之媵者

退之毛穎傳

相承疊用數語

卷第十七

賀知章上昇

藥名詩

鳥名詩

昏字

不善學柳下惠

後世珠少

過與不及

用管蘇事

漢碑疑事

潘安仁言遁迹字

崖蜜

原道中語

一桮土事

羅垺事

北固懷古詩

木易非姓楊字

束修

語益精明

二李詩

祿不盈皆

古人名詩

一句中對偶

作文受謝

周孔醒醉

銀甕酒庫

卷第十八

漢人釋經

何武言誤

漢臣僕衣皂白

大人尊稱

萬機

魏表非誤

漢人用事

擬婦人不以其倫

東漢註

楊牧二字

漢人作字

張說誤引宋璟世裔

碑陰

唐書叙事踈鹵

陳驚坐

晉有二阿大

王胡之字

薛戎事

姚泓徐敬業

孔門十哲

興雨祁祁

子美稜拂詩

李白事說者不一

五更轉

卷第十九

詩讖

詩句相近

白蛾蔽日

賤子具陳

杜詩合古意

司字作去聲

白用杜句

征有二義

古樂府名

李杜詩意

靈運得句

顏延年五君詠

展江亭語

著鞭聒耳

李習之為鄭州

此陛下家事

化鶴二事

顛倒用事

韓退之文章

拗句格

避高祖諱

以鳥對僧

卷第二十一

規放古詩意

魯直茶蘼詩

杏花雨

貽厥友于等語

河間傳意

少游斜陽暮

珊瑚春黃麋

胡廣子孫

殍飴二字

北固甘羅

人物名字不同

參軍簿尉

郎官令史

詩中重押韻

餘糧棲畝

魯直玉花驄詩

杜撰

謝元暉詩

詞句祖古人意

鷹鷂史傳不聞

卷第二十二

方言序

一丁字

詩家用明光事

車作居音

字文增減

蘭茶二種

魯直漁父詞

望雲懷鄉

鸞棲枳棘

糝謬皮傳

杜詩言荔枝

蕭華傳

温庭筠

董仲舒公孫弘

張良有後

食酒

麻胡

傳說刑人

誤以翟公為方進

卷第二十二

後漢無二名

先醒

儒人不釋氏語

古詩香字

鄭氏詩箋

陳胡二公評詩

楊妃襪事

以蒲為脯

鼻祖耳孫

侯霸員半千宋璟

陳元方事

漢人規戒

呼吸古人名字

符符二姓

鳳尾虎頭

蘇州

陸士衡

大唐唐國二錢

解菜

二迹

麵以斤兩為斗

吾丘壽王論

卷第二十三

古者拜禮

骨利幹日出

蒼頭稱將軍

漢人稱謂

吐嗟

唐人用一麾事

金釵十二

陳簡齋詩

韓白詩意同

東坡用如臯事

東坡用西施事

東坡用計魁梧

集注坡詩

韓杜詩意

松江詩話

楓橋

詩品所載

地名語訛

鸞匹蟻三事

絕交論

古人博識

卷第二十四

歐公詞意

二花睡足

五言協律

赤令與中丞分道

以鄙倍語入詩中用

杜詩言沈宋

間平等語

借對

阿房官賦

蝶粉蜂黃

用事相等

以物性諭仁

東坡水詞

薦疏稱字與年

無恙無他

楊妃竊笛

張祐經涉十一朝

東坡卜筮子

在人賢志其大

古人句法

葺輯

大小言作

饑食榆皮

烏龍黃耳

楊白花

卷第二十五

鸞鳳萬舉

劉穆之

夏商鑄錢

王褒碑

文士言數目

蚊恟

齊已詩

不用南人為相

古人對偶

詩人斷句入他意

晉惟尉用一印

賈趙二后

謚文與正

卜式何預學校

王建宮詞

利益後嗣

文帝薄葬

左右丞相

元二之災

漢嫁娶喪葬過制

郭璞先知

掖挺收養曾孫

魏其侯傳

史文因誤

卷第二十六

隸釋

二公不喜入議其人

十萬橫行

錄尚書事

鳥頭白

稱漢年數

漢人用積薪字

長安浩穰

鳥魁

王子獻操行

唐言金印

唐袍服用花綾

孟嘗非謚

野航

半夜鍾

宣帝之致良吏

丹陽有數處

鳥依巷詩

釋乳母之過

五松事

盤谷序

宮殿

報羅二說

卷第二十七

姓名同者

東陽沈隱侯

江革忠孝

漢賜金晉賜布帛

退之淮西碑

古今諺語

唐宰相視事

漢朝臣見三公禮

唐階宮之制

省寺畫壁

醉翁亭記

稽康幽憤詩

應璩百一詩

白樂天詩紀歲時

景帝殺周亞夫

退之琴詩

卷第二十八

封贈外祖

二史贊論

浮雲蔽日

詩意重疊

名與本傳不同

道士鶴群

退之注論語

三叟百餘歲

呼物之音

湖日蕩舡

筆架沾雨

太公之年

唐人一詩見兩處

群守左符

禍福不相遠

諒闇登遐

事有定數

禽經

古今之學

慨慷等語

心堅石穿覆水難收

盧氏四世

唐書用媒蝎字

卷第二十九

後宮嬪御

檄楚相文

石頭石城西塞

五言詩

鵝冠子

武王鏡銘

用張家故事

杜詩用玉盤二字

挽河洗兵

一頓

陳平祖人故智

俗語有所自

白鷗波浩蕩

東坡賞花詩

棠陰蠻榼

切參微管

不磷不緇

續釋常談

養鷹化鳳

唐突

青溪一曲製一弄

前草與叔手帖

集靈宮

卷第三十

野老記聞

古本漢書

猫鬼

邊韶晝眠

王播入相

麋鹿性異

聘后金數

畫龍不成

得一順天錢

其唯聖人乎

白樸

卷第三十一

廣武君用百里奚之意

健兒跋扈

八珍

角里

小名大字

僮約香方

以點心為小食

民應如蘭

五總九齡

火浣布

足寒傷心

劉琨盧諶贈荅詩

野客叢書目錄

野客叢書卷第一

宋長洲王楙

漢再受命之兆

元城先生夏至日與門人論陰陽消長之理以謂物禁太盛盛者衰之始也門人因曰漢宣帝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稽侯獮來朝此漢極盛時也是年王政君得幸於皇太子生帝驚於甲觀畫室為世適皇孫新室代漢之兆此正夏至生一陰之時先生曰然漢再受命已兆朕於景帝生長沙定王發之際矣蓋謂光武長沙定王之後故也僕謂生長沙定王之時已萌芽漢再受命之象猶非所以為兆朕也兆朕之時其見於程姬所避之

際乎。當景帝之兆。程姬也。有所避。而飾唐姬以進。有所避者。顏師古謂月事也。上醉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而覺其非程姬。及生子。因名發。發之云者。謂悞已之謬也。向使程姬無所避。景帝不醉。唐姬其能幸乎。程姬之避。景帝之醉。天實使之也。杜牧之詩曰。織室魏豹俘。作漢太平基。誤置代籍中。兩朝尊母儀。先武紹高祖。本係生唐兒。推原遠矣。

班史略於節義

班史於節義事。率多疏略。如紀信誑楚而燒殺。不為立傳。周苛罵羽而烹死。因周昌傳略載。此固失矣。然猶得其姓名。可以傳於後世。鄭當時。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屬漢。高祖悉令諸籍

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於是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此事見君鄭當時傳首。朱建之子使匈奴。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於匈奴中。此事見於朱建傳尾。惜皆不得其名。所謂鄭君朱子。不知其何人也。當昭帝初立之時。殿中嘗有恠。霍光召符璽。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二秩。此非特不得其名。且不得其姓氏。又不知尚璽郎果何人也。凡此等者。係風教之本。可以示勸激之義。故表而出之。考唐世系。鄭君名榮。

歐公譏荆公落英事

士有不遇。則託文見志。往往反物理以為言。以見造物之不可

測也。屈原離騷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原蓋借此以自諭，謂木蘭仰上而生，本無墜露而有墜露；秋菊就枝而墜，本無落英而有落英。物理之變則然，吾憔悴放浪於楚澤之間，固其宜也。異時賈誼過湘，作賦弔原，有鑷邪為鈍之語。張平子思玄賦，有珍蕭艾於重筭兮，謂蕙芷之不香，此意正與二公同，皆所以自傷也。古人託物之意，大率如此。本朝王荆公用殘菊飄零事，蓋祖此意。歐公以詩譏之，荆公聞之，以為歐九不學之過，後人遂謂歐公之誤，而不知歐公意蓋有在。歐公學博一世，楚詞之事，顯然耳目之所接者，豈不知之？其所以為是言者，蓋深譏荆公用落英事耳，以謂荆公得時行道，自三代以下，未見其比。落英反理之論，似不應用，故曰秋花不比春花，落為報詩人仔細看。蓋欲荆公自觀物理而反之於正耳。

文帝露臺

漢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僕考漢金一斤萬錢，露臺之資財千緡耳。於恭儉之德，未為損也。帝直以中人十家之產，而不敢妄費，其愛惜天下之財如此。觀翼奉疏曰：文帝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為，其積土基至今猶存，是則固嘗興工輦土以築露臺之基矣。特未營材植耳。因念有所費而中輟之，止其役於已為，尤見文帝之所以賢也。

蘭亭不入選

遯齋閒覽云季父虛中謂王右軍蘭亭序以天朗氣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選余亦謂絲竹莞絃亦重複僕謂不然絲竹莞絃本出前漢張禹傳而三春之季天氣肅清見蔡邕終南山賦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見潘安仁閒居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見張平子歸田賦安可謂春間無天朗氣清之時右軍此筆蓋直述一時真率之會趣耳修禊之際適值天宇澄霽神高氣爽之時右軍亦不可得而隱非如今人綴緝文詞強為春間華麗之語以圖美觀然則斯文之不入選往往搜羅之不及非固遺之也僕後觀吳僧漫錄亦引張禹傳為證正與僕意合但謂右軍承漢書誤此說為謬耳漢書之語豈誤耶

高帝棄二子

前輩謂晉史誕妄甚多最害名教者如鄧攸遭賊歆全兄子遂棄已子其子追及縛於道傍如此則攸滅天性甚矣惡得為賢僕觀高祖與項羽戰於彭城為羽大敗勢甚急撥魯元公主惠帝棄之夏侯嬰為收載行高祖怒歆斬嬰者十餘借謂吾力不能存二子不得已棄之可也他人為收豈不甚幸何斷斷然歆歆斬之其天性殘忍如此高祖豈特忍於二子於父亦然當項羽置太公於高俎之上赫焰可謂無地措身而分羹之言優游暇豫出於其口恬不之愧幸而項羽聽項伯之言而赦之萬一

激其憤怒果就鑊高祖將何以處後人見項羽不烹夫公遂以為高祖之神不知亦幸耳

古者男女相見無嫌

古者內外之防甚嚴然男女間以相見亦不問其親疏貴賤田延年以廢昌邑事告楊敞敞懼不知所云延年起更衣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云云延年更衣還敞夫人與參語曾不以嫌豈惟常人雖至尊亦莫不然周昌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祖欲廢太子昌廷爭甚切呂后側耳東廂聽見昌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文帝在上林所幸慎夫人與皇后並盜前引而卻之郅都侍景帝至上林賈姬在廁帝目都視之都不肯行且以一介之臣前却帝姬之坐幾於僭矣至帝姬處溷穢之地使人臣親往視之無乃媿甚乎揆之人情似無是理恐非溷廁之廁史記謂如廁未可據也

東廂

周昌傳呂后側耳於東廂聽司馬相如傳青龍蚴蟉於東廂金日磾傳莽何羅裏兩從東廂上晁錯傳錯趨避東廂東方朔傳翁主起之東廂前漢書稱東廂率多用竹頭顏師古注謂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言箱篋之形爾雅及其他書東西廂字並從廂頭謂廊廡也其實一義但所書異耳埤蒼云箱序也亦作廂東廂字見禮記

炎涼世態

炎涼世態自古而然。廉頗為趙將，賓客盡至。及其免歸，賓客盡去。後復為將，客又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即從；君無勢，我即去。此其理也。又何怨焉。頗無以應。孟嘗君為齊相，賓客盡至。及其廢黜，賓客盡去。後復為相，客又至。孟嘗君曰：客何面目見文乎。客曰：生必有死，物之必至。友富貴，多士；貧賤，寡有事之。固然，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者掉臂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亡其中也。孟嘗君卒，善遇之，異時，翟公事，正與此二事同。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為廷尉，賓

掉臂作掉

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交情；一貧一富，乃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客固薄矣。翟公何恠之有。惜乎無有二客之言告之，說苑載此語，而加一浮一沒，交情乃出二句。

張杜酷惡之報

張湯、杜周皆武帝酷吏。觀班史所載，大率無以相遠。湯坐誅周，幸免同惡，異報始甚疑之。及考史記，見褚先生言田仁刺舉三河時，河南河內太守杜周子弟皆下吏誅死。然後信禍福果不可逃。太抵善惡之報，不在其身，在其子孫。湯之禍福，不能逃諸身。周能逃諸身，不能逃諸子。禍福明驗，安可不信。今人勇於誅罰，雖足以快一時之意，而報應在於異日，無謂此理未必果然。

觀張杜二公亦可以少警矣。班固傳杜周但言兩子夾河爲郡守治皆酷暴而不言所終非逸之也無乃隱惡之意乎。僕考唐世系表杜周三子延壽延考延年則知本傳所謂二子夾河爲郡守者即延壽延考本傳惟載少子延年而不載前二子之名因表而出之。

張杜皆有後

張湯酷惡而安世爲中興名臣純亦顯於東都之世傳國八唯室先生論此以爲天理之變則然僕謂唯室之論固善然其顯幽施報之道亦已盡矣湯酷惡之報已及其身何至絕其後哉然湯之身後赫奕不絕者非湯之德是其子孫所積如此且如

杜周亦以酷惡著名而得全首領以沒亦可謂幸免矣使其子孫改絃易轍務從寬厚亦足以蓋其父之愆奈何繼以酷暴是益其誅也故杜氏自河南河內太守誅後其少子延年與孫五人皆至大官後有杜篤者以才學顯於東都有杜畿者至子孫顯於三國有杜預者至子孫顯於東西晉逮唐尤盛爲宰相者十一人如晦淹元穎審權讓能黃裳佑宗正倫鴻漸暹是也其門戶赫奕又過於張此豈杜周之遺澤哉蓋自有以致之耳今人但知湯有後不知周亦有後故表而出之。

董仲舒決獄事

董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

其對皆有明法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
問舉玉杯露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
世其傳文如此而應劭所載微有異同曰膠東相董仲舒老病
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
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所謂決獄二百三
十二事世亦罕聞僕觀東晉咸和間賀喬妻于氏上表引仲舒
斷二事姑著於此以資博聞于表曰董仲舒命代純儒漢朝每
有疑議未嘗不遣使者訪問以片言而折中焉時有疑獄曰甲
無子拾兒道傍甲甲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斷曰甲無子振活
養乙雖非已出春秋之義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甲宜匿乙紹不
當坐又一事曰甲有子乙乞丙乙後長大而比所成育甲因酒
色謂乙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勝其忿
告於縣官仲舒斷之曰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於義已絕矣雖
杖甲不應坐失拾兒路帝斷以父子之律加杖所生附於不坐
之條其予奪不亦明乎于言若此

王章孔融兒女

士君子不幸罹不測之禍使兒女子悲痛亡聊百世之下聞者
酸鼻王章下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
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
之章果獄死孔融棄市時七歲女九歲男以幼得全寄他舍二

子方奕棊融被收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荅曰安有巢
毀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
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泣而止或言於曹操盡殺之及
收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戮神
色不變自古兒女子為家門累者不為不多此二事尤其可傷
者夫七歲小女而勇決如是雖聖門結纓赴難者不是過也此
事甚異不知何以致之此正與李翱所著高妹妹事同世說謂
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相去纔一歲耳而傳謂十
二歲男七歲女相去懸絕不可深詰

文無害

蕭何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趙禹為丞相亞夫吏府中皆稱其
廉平然亞夫不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居大府張湯給
事內吏為竈氏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顏師古注無害言最勝
又曰傷害已言無人能傷害之者僕觀後漢百官志秋冬遣無
害都吏案訊諸囚注按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漢書音
義曰文無所枉害蕭何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正如此也乃知
害吏亦漢律中語齊永明間東文亦由賢牧分陝文而無害此
意正與蕭何文無害同良注守文法不害於人則與師古之言

異法解勝

三公治獄陰德

于定國傳曰東海有孝婦養姑甚謹姑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
吏驗治孝婦誣服郡決曹于公爭之弗得乃抱其獄哭於府因
辭病去郡中旱枯三年于公嘗曰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冤子
孫必有興者後于定國為丞相定國子永為御史大夫前漢書
所載治獄陰隲止見于公一事不知當時又有二事前書不載
見於後書周嘉高祖父燕宣帝時為郡決曹太守欲枉殺人燕
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囚家稱冤詔覆考燕死於獄燕有五子
皆至刺史太守此事甚與于公同皆為郡決曹皆以獄事爭於
太守不聽是後皆顯又一事何敞六世祖比干武帝時為廷尉
與湯同時湯持刑深刻而敞務在仁恕數與湯爭雖不盡得然
所濟以千數注載何氏家傳云有老姥謂此于公有陰德天賜
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子
孫佩印綬當如此數比干有六男代為名族此一事亦為獄官
亦以獄事與同列相爭後亦顯信知平反陰德為不淺矣前書
但云于公不知其名考其時正武昭之世而何此于與張湯同
事當時冤濫有不待言以宣帝綜覈之朝而州郡之獄未免如
是可為太息于公事因定國而著周燕事因嘉而著

臣瓚誤引事

前漢食貨志作酒一均率開盧以責臣瓚注曰盧酒瓮也言開
一瓮酒也趙廣漢入丞相府破盧瓮僕按趙廣漢傳直突入霍

禹第推破盧瞿也。但嘗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受辭而已。瓚誤以二事併為一事，引之盧者，賣酒之處。壘土所築，形如鍛廬，以居酒筵。非餅，瞿文君當盧黃公酒廬者是也。師古之說得之。

汲黯遜周陽由

甯氏傳末載周陽由為郡守，汲黯司馬安俱在二千石列，未嘗敢均茵司馬安不足言也。僕觀汲長孺與大將軍亢禮，長揖丞相面責九卿，矯矯風力，不肯為人下，至為周陽由所抑，何哉？蓋周陽由亡賴，其在二千石列，肆為驕暴，凌轢同事，若無人焉。汲蓋遠之，非畏之也。異時河東太守屠勝公不堪其侵權，遂與之角，卒併就戮，玉石俱碎，可勝嘆恨！士大夫不幸而與周陽由輩同官，遜而避之，不失為厚德。何苦與之較而自取辱哉？觀長孺勝公，盍亦知所處矣。

雋不疑劉德

雋不疑傳云：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病免。劉德傳亦云：大將軍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後免為庶人，屏居田間。霍光皆欲以女歸二公，而二公不受。當炙手炎炎之際，乃能避遠權勢，甘心擯棄，非有高識孰能及此。觀范明友之禍，益信二公之見為不可及也。僕甚恠二公所見皆同。此因而求之，史不惟所見同，官位所為大率亦相似，不疑為青

州刺史後為京兆尹德亦為青州刺史後行京兆尹事是後皆
不顯其同如此而二公之為京兆也又皆多所平反見於傳文
劉雋事同有如此異者

野客叢書卷第一

野客叢書卷第二

長洲王楙

楊興妄作

前漢楊興無傳見於他傳者班班可考觀其為人傾險反覆不
安分守姑撫出為小人妄作之戒康衡傳曰史高以外屬領尚
書事蕭望之為副高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
親戚輔政貴重無二然衆庶論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彼
誠有所間也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孤白之裘而反衣之
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
遠方將軍誠召置幙府學士歛然歸仁以此顯示衆庶名流於

世高然其言，辟衡為議曹，吏薦衡於上，為郎中，遷給事中。劉向傳曰：恭顯疾周堪用事，而上內重堪，患衆口侵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問興曰：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邪？興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臣見衆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為當誅。前臣言堪不當誅者，為國恩也。上曰：此何罪而誅？興曰：可賜爵，勿令與事，此最策之得也。上於是疑之。賈捐之傳曰：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而長安令楊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欲待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京兆尹，可立得興曰：縣官嘗言興，齋充宗遠甚，捐之復短石顯。興曰：

顯鼎貴，上信用之，金欲進第，從我計，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為薦。顯奏曰：竊見石顯，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持正六年，未嘗有過，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為諸曹，又薦興曰：切見長安令興，事父母有曾子之孝，事師有顏閔之材，榮名聞於四方，為長安令，吏民敬鄉，道踞皆稱其能。觀其下筆屬文，則董仲舒進議，則東方生置之爭，臣則汲直用之，介胃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廣漢抱公絕私，則尹翁歸興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執義不回，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迺下興捐之獄。捐之棄而興髡鉗為城旦。夫興以一令之微，而冒昧如此，略無忌憚，當是之時，不特興也。如華

陰守丞上封事薦朱雲可為御史大夫是亦以郡丞而薦兩府之重當時小臣何不安分如此蓋值元帝威權不振之際此曹敢肆其妄觀黃霸為丞相薦史高可太尉宣帝大怒至使尚書責問謂侍中高朕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免冠謝罪數日乃決且宰相薦賢職也宣帝尚且責其越職况下寮乎使此曹當宣帝之時無所容其妄也

持國秉

漢書史記周亞夫傳並曰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注秉並作彼命切呼為柄字三劉無注是以柄字為無疑矣管子曰治國不失秉諸公之見想亦以此然僕又

觀史記蔡澤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因疑亞夫傳持國秉字下脫一政字秉只合作上聲呼蓋此二事甚相同而持國秉又皆得於相者之口恐是此意考前漢書諸言秉字處未嘗更有作柄字用者

誣罔難明

人以誣罔見加安可置而不辨直不疑買金償即陳重買綉償即二事首尾甚同固不失為厚德要非中道幸而見獲吾誣遂明苟或不獲吾何安而受此誣哉事惟其實而已吾果有是實受是名則可吾既無是實冒是名可乎哉此猶可也萬一誣我以殺人將何以處一取物之誣殺人之誣所積也僕觀陳直二

公之誣因思天下之人蒙曖昧之冤者何可勝數訥者不能辨
廉者不肯辨仁者不忍辨善者不容辨脫有一辨者又未必見
察誣又未必伸獨奈何哉

龔張對上無隱

前漢尚有純實氣象雖小人有時乎不敢自欺龔遂入朝王生
曰天子即問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宜曰皆聖主之德非
小臣之力也遂至上前如王生對上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
之遂曰臣非知此乃議曹教臣也倪寬為廷尉湯作奏即時得
可異時得見上曰前奏非佞吏所及誰為之者湯以寬對不掠
人之美以自輝龔遂可也湯或為之則知當時人物猶為近古

後世蔽賢
筆有愧於
人多矣

楊惲有外祖風

司馬遷遭腐刑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其故人任安予書責以
宋通殷字叔改高浩之為

之氣宛然有外祖風致蓋其平日讀外祖太史公記故發於詞

非矯為故爾厥後其甥楊惲以口語坐廢其友人孫會宗與書
戒以大臣廢退闔門惶懼之意惲報書委曲敷衍其怏怏不平
旨不期而然雖人之筆力高下本於其材然師友淵源未有不
因漸染而能成之者梁江淹獄中一書情辭悽惋亦放遷作惜
筆力不能及之

公之誣因思天下之人蒙曖昧之冤者何可勝數訥者不能辨
廉者不肯辨仁者不忍辨善者不容辨脫有一辨者又未必見
察誣又未必伸獨奈何哉

龔張對上無隱

前漢尚有純實氣象雖小人有時乎不敢自欺龔遂入朝王生
曰天子即問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宜曰皆聖主之德非
小臣之力也遂至上前如王生對上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
之遂曰臣非知此乃議曹教臣也倪寬為廷尉湯作奏即時得
可異時得見上曰前奏非佞吏所及誰為之者湯以寬對不掠
人之美以自輝龔遂可也湯或為之則知當時人物猶為近古

後世故賢
輩有愧於
人多矣

楊惲有外祖風

司馬遷遭腐刑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其故人任安予書責以
古人推賢進士之義遷報書情詞幽深委蛇遜避使人讀之為
之傷惻可以想像其當時亡國之况蓋抑鬱之氣隨筆發露初
非矯為故爾厥後其甥楊惲以口語坐廢其友人孫會宗與書
戒以大臣廢退闔門惶懼之意惲報書委曲敷衍其怏怏不平
之氣宛然有外祖風致蓋其平日讀外祖太史公記故發於詞
旨不期而然雖人之筆力高下本於其材然師友淵源未有不
因漸染而能成之者梁江淹獄中一書情辭淒惋亦放遷作惜
筆力不能及之

未渠央

今人詩句多用未渠央事，往往不究來處。渠字作平聲，用按庭燎詩。夜未央，注云：夜未渠央。渠，其據切。當呼遽，只此一音。謂夜未遽盡也。古樂府王融三婦豔詩曰：「夫人且安坐，調絃未遽央。」又長安狹斜行曰：「丈夫且徐徐，調絃詎未央。」淵明詩曰：「壽考豈渠央。」魯直詩曰：「木穿石槃未渠透。」並合呼遽。史記尉佗曰：「使居中國，何渠不若漢？」班史作何，不若漢亦可驗也。

當時佚事

事有存於當時，史傳沒其實而不聞者，何可勝數。如高祖時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此事不因魏相檢舉，祖

宗故事而行，何自而知。此一條正在高皇帝所述詔書天子所服第八篇，而前七篇所載者，又不知何事。記所載楮先生曰：周仁刺舉三河，河南河內太守皆杜周子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仁刺三河，皆下吏誅死。今漢書杜周傳，但言兩子夾河為郡守，治皆殘酷，不言所終。而石丞相子孫又不載，所謂河東太守者，後漢梁統曰：「哀平繼體，即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輕為穿鑿，虧除先帝舊約，定律數年之後，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擇其尤害於治體者，傳奏於左。」今王嘉傳及刑法志，並無其事。晉段灼疏曰：「帝驚委政舅家，使權勢外移，帝幸禹家，拜禹床下，問天災人事，禹低叩五侯之間，苟取容媚，是以

朱雲抗節求尚文劔以戒其餘今朱雲傳但云張禹以帝師傳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請尚方劔斬佞臣一人張禹而不言其所以司馬溫公作通鑑却連是文正合段灼之言舉此數端益知自古以來善惡之實漏網於史策間多矣天子所服一條又見於漢雜事迺知五時衣始於此

卑之無甚高論

今人以卑之無甚高論之語如所說之卑者甚失當時之義按張釋之傳釋之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所謂卑之無甚高論者文帝懼釋之陳五帝三王上古久遠之事無益於時故令陳今可行之說釋之遂言秦漢之事文帝所以稱善則卑之無甚高論自是兩句今人作一句讀之所以失當時之意也

天亡秦兆

班固作前漢書所以寓勸戒意深矣僕觀其作列傳七十卷而以陳勝為傳首蓋以其時之先後故爾然作勝傳未言其他首曰勝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而嘆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人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呼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固首載此語有以見天亡秦之兆其已久矣次作項籍傳又言秦始皇東遊會稽梁與籍觀籍曰彼可而取代也匹夫而

敢為此語益以驗天亡秦之兆果不可遏然後知高祖之起所以應天順人者也

次公何義

筆談云景祐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其獄主判官方進呈上忽曰此人名次公何義主判官不能對是時龐莊敏公為殿中丞審刑院詳議官從長官上殿乃越次對曰臣嘗讀前漢書黃霸字次公蓋以霸次王也此人名慕黃霸之為人上頷之僕謂龐證既迂其說無義不若曰臣讀漢書蓋寬饒字次公魏丞相所謂次公醒而狂者是也寬饒為人公廉鯁直無所回避此人必慕寬饒之為人此說為得且前漢書所載四次公又有張次公桓次公者奚獨霸哉莊敏想倉卒之間偶記得黃霸字次公故以為對耳僕考漢人字次公之意為其兄弟間居其次者如云仲卿次君耳龐謂霸次王鑿矣王壺清話載此事謂梁適吳曾漫錄載此不辨所以但謂非適云云

楚王好細腰

傳曰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荀子乃曰楚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墨子又曰楚王好細腰國多餓人淮南子亦曰靈王好細腰民有殺食而自饑也人君好細腰不過宮人豈欲朝臣與國人皆細腰乎天下事記謬之遠大率如此豈獨一細腰事乎

經書因誤

傳云子以云
亦謂之如下
長壽百千
道者多身
能大以辨不
近理但信
其詞而未

經書間亦有流傳之誤因遷就為本文者甚多如禮記引君牙之詞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注謂咨讀為至齊梁之語深之誤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寒小民又怨天案今君牙之文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其本文如此惟禮記中誤寫咨為資而其下文又脫一咨字遂曲為之說以全其文義如此又如中庸曰素隱行怪漢志則曰索隱行怪此如書序八卦謂之八索徐邈以為八素蓋索與素字文相近故耳

稱漢年數

祭遵死范升上疏曰斯大漢厚下安人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杜篤論都賦曰創業於高祖嗣傳於孝景祚缺於孝平傳世十二歷歲三百然漢家至此纔二百餘年耳或謂數百或謂三百無乃過乎大抵文人紀年多不甚契勘又如唐儒學淡助傳贊云孔子沒數千年考孔子至是時實未滿千五百年也

事有見於他傳

班史事有本傳不載而見於他傳者帝驚時立趙飛燕為皇后怒劉輔直諫囚之掖庭左將軍辛慶忌等上書救輔遂得減死朱雲請尚方劍斬張禹上怒將殺之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敢以死爭叩頭流血上意乃解此二事慶記本傳不載而見劉輔朱雲傳武帝時倪寬有重罪繫按道侯

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惜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賞寬復用之此事兒寬傳不載而見劉向傳破羗將軍賢在軍中與中郎印宴語印道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於上欲誅之印家將軍以爲安世本持橐簪筆事孝武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此事安世傳不載而見趙克國傳

官名沿革輕重不同

漢大將軍甚重宣帝中興霍光功居第一為大將軍麒麟畫像不敢書名而張安世韓增之徒則曰車騎將軍衛將軍示莫敢抗也其重如此唐至德間官爵虛濫至以大將軍告身易一醉

又何其輕也漢侍中雖比二千石其職甚微分掌乘輿服物下至持褻器虎子之屬武帝以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坐唾壺當時榮之故舊儀謂侍中為執虎子至唐遂以為宰相之任又如僕射本秦主射之官至唐亦以為宰相之號其輕重不等如此

何敞引陳平語

何敞曰陳平生於征戰之世猶知宰相之分云外鎮四夷內撫諸侯使卿大夫各得其宜按陳平傳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敞以四夷為外諸侯為內而不知平以四夷

諸侯皆為外而以親附百姓為內也此蓋一時引用不審細故耳

商浩失望

史鑑俱作殷浩

士大夫之名節要其終而後信區區於一時僕未敢以為必然者商浩少有盛名三府交辟不就二庾請以為屬不從屏居墓所且幾十年時人擬之管葛王濛謝尚當代偉人亦伺其出處以下江左興廢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其望重如此庾翼貽書勉為時起浩固辭褚裒力薦於簡文徵為揚州刺史浩又上疏遜謝簡文答書力挽之浩復辭避自三月至七月稽命如是之久不得已然後勉

強受之可見商浩當時不肯出仕而士大夫屬望於浩如此之切雖商之尹周之呂望殆不過此浩之出也初意必能康濟四海以慰中外之望然經畧中原踈而無術與桓溫不協且所用非人卒底桑山之劔浩之出不惟一事無力而喪師辱國殆有甚焉朝野於是大失所望削爵貶竄固其宜也而吐吐書空不能自遣又可笑者浩在貶所其甥告歸洒然起悲貧賤親戚離合之感至於揮淚何遽至此後桓溫遺書示以引用之意斯言未必戲耳浩一聞其說欣然許之答書慮有乖繆以忤其意開閉數十竟達空函臨事顛錯如此可笑其胸中可知且喧寂聚散人之常態何必苦為悲感讐人見招未必羨意正以示辱而

其心從之其無耻如此尤可鄙也且商浩一商浩耳向也諸公
翕然引用堅執不起今也一聞桓温之言便欣然相從向也志
節甚勵爵祿不動今也貶所失侶遂至悲泣何其無持操耶是
蓋浩平日區區矯飾者至此而敗矣人惟誠實不可破苟矯偽
未有不敗者僕嘗論之向使商浩始終不起竟守此志則天下
後世將抱不足之恨浩之為浩遂指以為夷齊四皓之倫高名
偉德照耀史冊與日月爭光可也彼安導輩豈能望其髣髴哉
及是一出一敗塗地而浩之為浩乃始得其真則向之期望者
皆可指為笑端於是知士大夫之名節要其終而後定而始之
區區皆得以欺人僕深有感於商浩之事且笑晉人幾為商浩
所欺故極論之

晉惠問蝦蟆聲

晉惠帝時政出群下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勢凌物風俗至不
美也王沈於是作釋時論魯褒於是作錢神論杜嵩於是作杜
子春爍固皆疾時之弊而為是言以僕觀之恐亦不能無私意
嵩傳略不得而考也褒為貧沈為時豪所抑故爾使褒富於財
而沈得志二者之論恐未必作史氏知之故於惠帝紀末特表
三子疾時之作且繼之曰帝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
鳴者為官乎為私乎無亦密寓其譏之之意歟觀漢唐黨人言
事者不為不當然互相摩軋適為亂階又不知所言者為官乎

為私乎

率邇聽

史記司馬相如封禪書曰率邇者踵武邇聽者風聲漢書作聽
邇漢書嚴安書曰合從連衡馳車較擊而史記作擊較二處各
其本言所註其承襲也已所謂率邇邇聽馳車較擊之語其亦
楚辭吉日良時句法歟江惲表邇聽前事沈約啓邇聽所未審

野客叢書卷第二

野客叢書卷第三

長洲王楙

論語點句

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
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讀此知論語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盍於
之字上點句

歐公論騶虞

歐陽文忠公詩義引賈誼新書謂騶虞非獸以證毛鄭之失騶
乃文王之囿而虞者囿之司獸者也謂當毛詩未出之前說者

不聞以騶虞為獸漢儒多言鳥獸之祥然猶不以為言是初無此義僕觀司馬相如封禪書囿騶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恠獸又曰般般走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嘉蓋聞其聲今觀其來師古注騶虞也則是騶虞之獸果見於武帝之時矣太公六韜淮南子皆曰文王拘於羑里散宜生得騶虞獻紂張平子東京賦曰囿林氏之騶虞擾澤馬與騰黃何平叔景福殿賦曰騶虞承櫺素質仁形晉安帝時新野有騶虞見以騶虞為獸者似此之類甚多不可謂無是獸也其他不可縷數太公在毛鄭之前相如淮南子與毛公同時在鄭之前其言亦爾安得不信乎則是毛鄭之釋亦不為無據僕又觀歐公作五代世家曰予讀

蜀書至於龜龍麟鳳騶虞莫不畢出吾不知其為何物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為獸者出於近世之說乎僕謂歐公是未考太公六韜司馬相如封禪書與夫淮南子耳山海經亦載

漢唐酒價

歷陽郭次象多聞問嘗與僕論唐酒價郭謂前輩引老杜詩速令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以此知當時酒價然白樂天與劉夢得沽酒閑飲詩曰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當劉白之時酒價何太不廉哉僕謂不然十千一斗乃詩人寓言此曹子建樂府中語耳唐人引此甚多如李白詩曰金尊沽酒斗十千王維詩曰新豐美酒斗十千崔輔國詩曰與沽一斗

酒恰用十千錢許渾詩曰十千沽酒留君醉權德輿詩曰十千
斗酒不知貴陸龜蒙詩曰若得奉君懽十千沽一斗唐人言十
千一斗類然一斗三百錢獨見子美所云故引以定當時之價
然詩人所言出於一時又未知果否一斗三百別無可據唐食
貨志云德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
千此可驗乎又觀楊松玠談數北齊盧思道嘗云長安酒賤斗
價三百杜詩引此亦未可知僕因謂郭曰曾知漢酒價否郭無
以應僕謂漢酒價每斗一千郭謂出於何書僕曰此見典論曰
孝靈帝末年百司酒酒一斗直千文此可證也

唐時酒味

三山老人云唐人好飲甜酒殆不可曉子美曰人生幾何春與
夏不放香酣如蜜甜退之曰一尊春酒甘若飴丈夫此樂無人
知僕謂唐人以酒比飴蜜者大率謂醇乎醇者耳非謂好飲甜
酒也且以樂天詩驗之曰甕頭竹葉經春熟如飴氣味綠粘臺
曰春携酒客過綠飴粘蓋杓曰宜城酒似飴曰粘臺酒似飴樂
天詩非不言酒之甜也至要其極論則曰甘露太甜非正味醴
泉雖潔不芳馨曰戶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甕揭開時香酷烈
餅封貯後味甘辛酒味至於甘辛乃為佳耳樂天之詩又如此
豈好甜酒哉且退之詩亦自有酒味冷冽之語又豈嘗專好甜
酒耶然樂天戶大嫌甜酒之句正屬退之非好甜酒矣大抵酒

味之適口古今所同豈唐人所好與今異耶三山蓋不深考耳
子美香醪如蜜甜之句與巴子歌同巴子歌曰香醪甜似蜜峽
魚美可贍

女侍中

金石錄載趙彥深母傳大妃碑額題齊故女侍中宜陽國貞穆
太妃傳氏碑案北史後魏女侍中視二品然本後宮嬪御之職
今以宰相母為之惟見于此僕謂不但宰相母也如清河王岳
母山氏封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元乂之妻亦拜女侍中封
新平郡君此類不一則知當時女侍中之號非必專處後宮嬪
御蓋有近宗與夫臣下妻母為之者正以示殊寵耳然以宰相
之母封為太妃其禮可見

束緼還婦

蒯通傳曰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亡肉姑以為盜
怒而逐之婦晨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
今令而家追女矣即束緼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
鬪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
束緼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韓非子所載
與此同而其言稍異曰人有亡其豚者意其婦而逐之鄰媪
聞之束葦而詣之曰昨夜狗爭骨須火以燭之主悟乃歸通蓋
用此語耳而註不云

蕭何強買民田宅

邵氏聞見錄謂漢史蕭何傳先言何強買民田宅上書言者數千人後言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為勢家所奪其反覆如此不可信也僕謂史氏之言非反覆也揆何所為信皆有之前謂強買民田宅者蓋當功遂危疑之際後謂買田宅必居窮僻處者蓋其平居無事之時二者自不相關何謂反覆高祖既定天下於諸功臣不能無疑蕭何懼所不免一聞鮑生之言則遣子孫詣軍一聞召平之言則悉家財佐軍急急自防惟恐不及當上自將兵擊黥布時何守關中上數遣使問相國何為甚岌岌乎此客恐之以族滅之說

復獻以買田自汙之計何雖知其不可其勢不得不然謂買民田其罪小不釋君疑其禍大上既罷兵而歸見上書告相國強買民田事者如此之衆帝之心始安所以不罪相國但以民所上書笑以示相國俾自謝而已可見其疑至此釋然是則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者正其本心強買田宅致民之訟者蓋出於不得已也本朝趙韓王普強買人地宅聚斂財賄為御史中丞雷德驤所劾不知趙亦用蕭何之術而蕭何此計又祖王翦之故智耳類而推之如陳平當呂氏異議之際日飲醇酒弄婦人顏真卿當安祿山牙孽之際日與賓客泛舟飲酒裴度當宦官薰灼之時退居綠野把酒賦詩不問人間事古人明哲保身之

術例如此皆所以絕其疑也

太牢

太牢者謂牛羊豕具少牢者謂去牛惟用羊豕今人遂以牛為太牢羊為少牢不知太牢有羊少牢有豕也禮記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卿大夫少牢士以特豕又曰特羊今士大夫往往循俗承用不以為非嘉祐雜誌載掌禹錫判太僕供給享太牢祇供特牛而不供羊豕然則流俗承誤如此觀唐人呼牛僧孺為太牢呼楊虞卿為少牢東都賦太牢饗注牛也知此謬已久

東漢呼萬歲

東漢臣下多呼萬歲馮魴既降群盜赦其罪名返農桑皆稱萬歲耿於虜圍中拜井得泉衆皆稱萬歲馮援曰今賴士大夫之力蒙被大恩紆佩青紫吏士皆稱萬歲歲旦門下掾王望請上太守壽掾史皆稱萬歲臣下徃徃若此不以為僭此猶可也觀漢刻中有故民吳仲山碑其銘中有子孫萬歲之語民猶稱萬歲官吏可知鮮有非之者唯竇憲為將軍至長安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韓稜正色曰禮無臣下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慚所避忌者惟此語此語在當時不無諱避但不至如後世之切耳

喜人附已

喜人附已惡人異已入之情多然王荆公用曾呂之徒以致天

此章疑有借簡
旁考李父原厚
三、女家原厚
本載此文与此不異
延三子行 李厚
十二字衍原厚上
有一字

下多事正以此爾唐人如韓退之賢亦不免此病信乎私心之
難克也。觀李翱集中有與退之書曰如兄頗亦好賢必須甚有
文詞兼能附已順我之欲則引援之若或不然則乞丐之不暇
安肯為之先後此退之秦漢之間尚俠行義之豪雋耳觀翱此
言可以見退之平日樂然推與之人是必以順其意故耳翱書
親折退之之病想必不妄

周顛處曖昧召禍

人不可自處曖昧之地。災禍之所由生。可不戒哉。僕觀晉王處
仲作亂劉隗勸帝盡誅王氏王導率群從詣闕請罪值周顛將
入導呼顛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

純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顛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顛
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顛既出
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已而銜之處仲既得志問導
曰周顛南北之望當登三司導不應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
又不答處仲曰若不爾當誅又無言顛竟至死導後檢中書故
事見顛表救已慙慙歎至執表涕泣告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
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此顛自召禍端無足恠者
夫救人而不使人知顛蓋示以公道志非不佳然密為申救不
示私恩足矣何至告之而不應出入殿門有揚揚自得之色且
至有殺賊奴之罵外貌外言尚且若此則在內可知不惟不能

救已反以陷已必矣。安得無此疑。當此之際。雖使善人長者。亦所不能堪。導豈陷賢者。當處仲三問而三不答。可見導中心有不能堪者。顛死而後方知向者訑訑見拒之際。乃拳拳申救之時。吁。無及矣。人誰得而知之。以是知人不可自處於曖昧之地。而况立朝於危疑之際。尤為難事。稍有間隙。性命不可保。其可明開禍隙以示人哉。宜顛之不得其死也。將以避思反以召禍。哀哉。

古文奇字

劉棻嘗從楊雄學作奇字。所謂奇字者。古文之變體者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

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甄豐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唐書藝文志有古文奇字三卷。郭璞好古文奇字。韓退之謂略識奇字是也。僕恠司馬相如賦。其間古字聲牙殆不可讀。而當時天子一見大悅。則知當時君臣素明古字之學。後世士大夫讀書作文。趣了目前。他不甚求解。所謂古字之學。謾不復傳。往往以為不急之務。而不知有不識字之誚。

婦人封命

漢制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父

死而子不侯不得稱也僕觀杜祐通典注謂晉亦有之如羊祜卒二歲而吳平武帝曰此羊太傳功也因以策告祐廟依蕭何故事封其夫人為萬歲鄉君又詔太傳壽光公鄭冲太保朗陵公何曾皆假夫人世子印綬皆如郡公侯之類是也僕謂此不見婦人封命夫死從子之意觀南史鄱陽侯孟懷玉生母擅拜國太夫人有司奉行當時御史中丞豹劾之謂婦人從夫爵懷玉父綽見為大司農妻不宜從子於是奏免尚書等官又觀通典謂唐世命婦各視其夫子之品若夫子兩有官及爵從高蔭然觀歐陽詢妻徐夫人墓誌謂徐始以夫恩封渤海郡君尋加渤海郡夫人後以子封乃為太縣君似亦人之意蓋其子官卑未當封母為太夫人故也

楊胡有後

後漢楊震九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高祖敞昭帝時為丞相封安平侯父室習歐陽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西龔蔣詡俱徵遂遁迹不知所處光武高其節達武中公車徵老病不到卒於家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為東京顯族此見楊震傳而前漢書楊敞傳不言所祖嘗載漢書鮑宣傳後歷敘漢末清節之士如龔蔣之徒又不及楊室者其殆史之逸乎敞無甚可紀震秉賜虎四世榮顯者無亦楊室之所遺乎又胡廣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王莽居攝劉解

衣冠懸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後廣仕漢在公
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功名烜赫漢世鮮儷推原所以自是亦
胡剗蓄德不露有以致之此二事政與應曜同是皆蓄其光而
不耀所以覃後昆之慶如此漢書高士傳不載所謂胡剗者不
因胡廣孟傳所謂剗者孰得而知之又知當時清節之士遺逸
於史筆者多矣僕因表而出之晉之佷期唐之元琰皆震之後
也考世系楊氏相唐者十一人其盛如此

漢奉行故事之弊

魏相為相以奉行故事勸宣帝人以為識時務之宜僕謂當是
之時固欲奉行故事所謂奉行故事者循其大綱而已節因之
未善安可不改霍光不學大率施為乖陋無取豈足為後世法
程於此不為釐正顧乃例循故轍魏相之識於是為陋僕觀貢
禹一書有以知當時弊政不便於行者甚多其言有曰武帝取
好女數千人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
妄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
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未必稱武帝之
意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時群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
使天下承化取女皆不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
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塗埋皆虛
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禹之此

言正譏魏相又及於齊三服官屬金報器織室馬廐種種過度費用不貲是皆武帝造端之弊因循不革其流至此光不足責也魏相號為中興賢相而因過承弊不以為恠是可下為痛惜也哉

晉史舛誤

庾敳目嶠森森如千丈松磊柯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庾敳傳作溫嶠世說與和嶠傳並作和嶠晉書世說並言周嵩因酒以燭投兄顛顛曰阿奴火攻固屈下策搯阿奴乃謨小自當言阿嵩火攻誤以阿嵩為阿謨也王詳傳曰詳漢諫議大夫吉之後搯王吉在漢宣帝為諫大夫而諫議大夫起於光武之世

詳當作祥

謂諫大夫亦誤也

班馬史文

容齋隨筆曰漢書袁種告盎飲已何史記謂曰飲已苛二義不同僕謂何苛二字古者通用實一義耳觀漢書賈誼傳謂大譴大何新書謂大譴大苛可證也史傳又有傳寫訛舛而認以為正文者如漢書衛綰傳不孰何綰而史記作不譙呵綰疑史記謂不誰何綰傳寫誤以為譙呵也又如史記謂大將軍出窳渾漢書則曰出窳渾漢書謂禽黎為何綦侯功臣表則曰烏黎漢書謂調誰為常樂侯功臣表則稠誰此類甚多往往因其字文而魚魯之耳

窳音渾

野客叢書卷第三

早香書樓
孫業

野客叢書卷第四

會稽
氏世

非暴勝之字

宋長洲王楙

武帝末盜賊群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
威震州郡雋不疑上謁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所注
公子勝之字也僕謂此公子者如言貴公子耳非稱其字也固
雖當時風俗之厚不應以一介之士與部使者初未相識進謁
之始稱其字之理顏之推謂字以表德古者無嫌豈其然乎且
孔門弟子稱仲尼者是追而記其所言非當面之稱也

張輔妄論班史

晉張輔嘗論班固不如馬遷有三其一毀貶晁錯傷忠臣之道僕取史記漢書復之知輔之言為甚妄二史鋪叙錯事大率相同但班史加詳錯之所陳遷史畧而不載耳其貶錯之詞遷則有之嘉錯之忠固何嘗無而張輔乃云爾者殆不可曉傳文平敘無可言者只以質驗之可見其妄太史公曰晁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正救欲報私讐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耶班固曰晁錯銳於為國遠慮而不免見害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思故論其施行之語著于篇觀此亦可以見二公之去取^以張輔言此無乃不考其故乎

趙周守節優劣

士大夫不幸遺其親於不測之地要當委曲回護無戾吾大節可也苟惟固執忠義不顧其親君子無取焉僕觀漢趙苞晉周虓二事深悼士大夫不幸而當此逆境然全身遠害正在人區處耳趙苞為遼西太守遣使迎母妻到郡道為賊所虜賊出母示苞苞悲號泣謂母曰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遂進破賊母妻被害苞謂人曰食祿以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斃血而死周虓為梓潼太守遣騎送母妻歸道為符堅將取獲虓不得已亦降堅以為尚書郎虓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

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為榮况即任乎堅乃止。虓雖在秦抗節不撓時人以為有蘇武之賢夫苞守區區之節不能保全其母此匹夫之義雖死奚益虓能全其母而節亦未嘗虧忠孝兩全正聖門所深貴者故士夫脫有不幸當為周虓無為趙苞又嘗觀田邑報馮行書曰間者老母諸弟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儻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就戮妻子橫分邑之願也嗚呼尚忍言哉若邑者其亦趙苞之徒歟

漢宣親政事

邵氏聞見錄曰前漢書循吏傳云孝宣自霍光薨後始躬覽萬機勵精為始五日一聽政自丞相以下各奉職而退五日一聽政史臣以為美則孝宣而上親覽天下之政可知矣僕謂邵氏錯認此意史言孝宣自霍光薨後始親萬機者謂光未薨之前政由光出宣帝不可得而專光薨後宣帝始得親政事非謂宣帝以前人主不親政事也

荆軻

邵當作劬

鄒陽曰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應邵云荆軻為燕軻秦始皇不遂其族坐之湛沒也師古云此說謂湛七族無荆字也尋諸史籍荆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言者何人也僕謂湛之義為言隱沒也謂軻以得罪於秦故凡荆軻親屬皆遵迹隱遁不見於世非謂秦滅沒其七族也史記曰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

亡高漸離變姓名匿於宋子正此意也

袁盎密害晁錯

袁盎與晁錯素不相能自吾王所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願請問者蓋欲以錯惡密啓嘉而嘉慮其以吾私事見告難以區處也拒之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耶吾不受私盎薄以語譏之嘉遂引為上客而請問之說得行相從容燕待力陳錯惡異時嘉奏請誅錯未必不自盎日夜縱史之故奈何帝為錯言先入嘉奏沮格發憤而死得非盎有以誤之乎盎恨嘉死益忿錯之所為求其害錯者而不可得竇嬰亦與錯有隙會七國反乃以盎薦上上召見盎問計安出正投其害錯之機盎又請問而錯竟不能免也盎之請問無非言錯委蛇曲折為計甚密故卒遂其圖盎亦可謂深矣嘉惟不密反為錯所陷盎肯蹈故轍哉錯計出於嘉上而盎計又出於錯上信乎天下無第一手也

田叔善導驕主

輔導驕主亦是難事不可面折其過正使自愧為佳耳僕觀田叔之相魯何其溫良而樂易也田叔不獨可以相諸侯使之居天子之左右雍容順旨可以轉禍而為福反惡而為善叔之相魯至官之初民以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答怒之曰王非汝主耶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慙發府

中錢使相償之叔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償之不爾是王為惡相為善也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叔常暴在苑外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為舍王以故不大出遊其委曲規正大率如此不傷和氣而俾歸於正此田叔所以為善相驕主也彼仲舒陳道義以緩江都之問龔遂哭杜稷以歸昌邑之所為皆此機也要不如田叔之善愧其心異日七國反正緣無善導者之過應高之輩日夜縱史所言何事當是之時使有田叔者居其間吾知反謀無自而起惜漢君之慮不及此

尚書抵牾

尚書太傳與古文尚書所載不同太傳謂周公死王誦欲葬於

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乃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梅福張煥等皆引以為言據今尚書言大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見於周公居東之日而非其死葬之時以此一事觀之則知太傳與經抵牾多矣豈惟太傳如此今之尚書與漢本亦多不同王嘉奏對引臯陶戒舜之語曰無教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師古注謂虞書咎繇之詞言有國之人不可傲慢逸欲但當戒謹危懼以理萬事之機教與教字意甚相遠而傲之意為尤長元城先生謂恐傲字轉寫作教字耳僕又觀陳蕃疏曰臯陶戒舜無教逸遊則於今本教字初未嘗差也漢人引經率多如此不特是也如當書天齊乎

人俾我一日而楊賜則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尚書上刑適輕
下刑適重而劉愷則曰上刑挾重尚書黎民於變時雍而陽朔
二年詔則曰黎民於蕃時雍尚書方命圮族蜀志晉書皆曰放
命圮族尚書平章百姓史記曰便章百姓徐廣注便平也劉愷
傳曰辨章百姓鄭玄注辨明也似此之類甚多漢人各習其師
往往不同如此

王子猷操行

王子猷多言佞事謝安以為不如獻之僕謂此特以一時之言
察其優劣耳未考其終身之行也子猷傳所載率多曠達如不
荅長官拄笏而看西山不顧主人坐輿而造竹下山陰雪夜詠
招隱詩而訪戴逵觀此數事曾中灑落亦自不凡未易貶之也
然傳文云人欽其才而穢其行僕觀此語始知其為人內行不
謹為當時所鄙信非子猷之及惟史氏沒其迹而不書盛陳前
數事且居名父之下名第之上左右掩映故後世聞其風者擊
節賞嘆以為不可及而莫知有大節之累云

王涯學太玄

元城先生論甘露之禍凡覆十一族而王涯者自號留心太玄
亦罹其禍且太玄惟以進退消息之為說涯知其說而不能行
故爾僕謂製太玄者小有非意且不能自制投天祿閣為後世
笑尚何以責學太玄者耶

劉向譏恭顯

劉向說苑載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管仲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燻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之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之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則為亂誅之則為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為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何故里人曰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沽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酸所以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齧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二者每每相妨而道術之士不得進用此國家之所深患也劉向借此以譏恭顯卒為恭顯所噬蓋疾小人不可形之言豈不重其毒乎觀此可以為戒

蕭踈二傳

蕭望之為元帝傳與石顯為仇貪位不去卒為石顯所陷踈廣亦為元帝傳與許伯為惡飄然引去許伯莫能肆其毒蕭傳事體一同然安危不同者去就之勢異也且元帝仁柔不斷踈傳蓋熟察其為人今吾結怨於權貴逆之罪非目保身之地故一旦引知足之分父子相携而去之人徒知踈傳之去為高而不知所以去者蓋以此耳僕讀蕭傳傳益嘆踈傳之不可及東坡謂

二疎之去。蓋鑒韓楊趙蓋之誅。願弗深考取。

前漢有兩萬石君

前漢書石奮及長子達次甲次乙次慶皆官至二千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迺舉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嚴延年兄弟五人皆至大官。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嚴嫗。此外無聞。僕觀後漢馮勤傳。勤曾祖父楊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子八人皆為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父子九人皆為二千石。幾二萬石矣。殆不止萬石而已。其門戶顯榮。又過於嚴石二家。而前書不載。今人第知前漢有一萬石君。有一萬石嫗。而莫知此也。

蘇武在匈奴

前漢書蘇武在匈奴。衛律白單于。幽武大窖。害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劉向新序又載武在匈奴。衛律絕不與飲食。武數日不降。當盛暑。以旃衣并束三日。暴武心意愈堅。終不屈撓。今人徒知武在匈奴。劇寒中被如是之雪。不知劇暑中亦受如是之苦。今人飽食安眠於廣廈之間。隆寒盛暑。優游自得。而猶萌不足之意。其可不知愧乎。

新書所云

貢禹疏曰。故倍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畏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

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自指氣使是為賢耳故居官而致富者為雄傑處姦而得利者為賢士凡勸其弟父勉其子倍之壞敗乃至於是貢禹此語大率與賈誼新書所載同新書亦曰胡以孝弟循善為善書而為史耳胡以行義禮節為_文而出官耳又言黥劓者攘臂為政行雖犬彘家富財足隱几盱視與夫父子兄弟相勸勉之意甚同賈誼疏不載此語蓋信當時風俗不美如此新書又載秦倍日敗假父擾鋤杖彗慮有德色毋取飄梳箕箒_而立諄語婦哺其子與公併踞婦姑不相悅則反唇而相睨其子嗜利而輕_視箇父母如此而誼疏不詳見之

膠東之詐

容齋隨筆云龔遂為渤海太守受王生之策以為聖主之功宣帝說其有讓遷遂水衡都尉以王生為丞以謂遂之治效著明宣帝不以為賞而悅其佞詞宜其起王膠東之偽也僕考膠東王相受賞在地節三年之春而龔遂自渤海太守遷水衡都尉乃在地節四年_月下_年其_詐之弊則可

當是疑

言其心也

假字誤

蜀先主讀書

蜀書言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僕觀三顧草廬與夫用兵行師甚有得於書之旨先主豈真不樂讀書哉蓋當吳魏相持之際正藉武人輸心共力一示以讀書之說此曹將至解體此正

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自指氣使是為賢耳故居官而致富者為雄傑處姦而得利者為賢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倍之壞敗乃至於是貢禹此語大率與賈誼新書所載同新書亦曰胡以孝弟循善為善書而為史耳胡以行義禮節為○而出官耳又言黥劓者攘臂為政行雖犬彘家富財足隱几盱視與夫父子兄弟相勸勉之意甚同賈誼疏不載此語蓋信當時風俗不美如此新書又載秦倍日敗假父擾鋤杖彗慮有德色毋取飄梳箕箒○立○諄語婦哺其子與公併踞婦姑不相悅則反唇而相睨其子嗜利而輕○箇父母如此而誼疏不詳見之

膠東之詐

容齋隨筆云龔遂為渤海太守受王生之策以為聖主之功宣帝說其有讓遷遂水衡都尉以王生為丞以謂遂之治效著明宣帝不以為賞而悅其佞詞宜其起王膠東之偽也僕考膠東王相受賞在地節三年之春而龔遂自渤海太守遷水衡都尉乃在地節四年間耳此事在後謂遂監王膠東昌賞之弊則可不應反謂王膠東因帝說遂佞詞而起其詐也

讀書為心術

蜀先主讀書

蜀書言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僕觀三顧草廬與夫用兵行師甚有得於書之旨先主豈真不樂讀書哉蓋當吳魏相持之際正藉武人輸心共力一示以讀書之說此曹將至解體此正

與漢高罵儒之意同。不然臨終何以戒其子曰：可讀漢書禮記。歷觀諸子六韜商君書，益入意智。觀此可見先主之本心也。

袁郭論孔明

蜀書袁孝居言張子布薦諸葛亮於孫權，亮不知留人問其故。曰：孫將軍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吾以是不留。僕觀孔明之於先主如魚水之相親，縱使孫權能盡孔明，孔明豈肯舍此而就彼哉。然孔明既被張子布之所薦，不欲深拒，故設此辭耳。非真有意也。又郭冲言亮刑罰峻急，刻剥百姓，君子小人咸懷怨嘆。僕觀先主言曰：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無不濟，惡有反峻急如此。縱懲劉璋暗弱之故，不無

振作，不應刻剥之甚，而使君子小人皆至怨嘆之理。此言恐過取。觀亮於法上之言峻急，誠有之。至云刻剥百姓，謬矣。

穆生鄒陽

初楚元王每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僕謂生之去，初不以為醴，蓋托醴而去耳。此正與吾夫子脯肉不至，不脫冕而行之意同。絕交無惡聲出，妻可再嫁，其寬容之量甚非世俗褊操者所可窺測。觀王戊淫暴之意日萌，不可制遏。異日休侯使人云云，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是何言歟。待季父尚爾，待賓之禮可知。穆生高蹈遠舉，蓋有逆知異日

必不能免非知幾疇克爾哉又鄒陽與枚乘嚴忌仕吳數進忠言吳王不聽三人於是一旦皆舍吳而之梁未幾吳難果作是皆有先見之明如此善乎阮元瑜曰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游不同吳禍信哉

石顯譴望之

史謂石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下學士姍已病之乃薦貢禹歷位九卿議者於是稱顯以為不妬譴望之矣僕謂使顯不殺望之則已使其果有此事豈為薦一貢禹而能免天下之議哉殺而天下之公議自存今謂衆人匈匈言殺蕭望之是天下皆知顯為殺望之矣又言議者於是稱顯以為不妬譴望之何當時公論無定如此僕恐不然史氏飾詞之過耳

漢貴薦賢

史謂鄧通無他技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媚上而已鄧通何者而責以薦達賢才之事蓋漢世士大夫率貴於薦士所以司馬遷被刑之後其故人任安責以古賢臣薦士之義而遷辭以刀鋸之餘奈何薦天下豪俊衛青既貴而天下賢士大夫無稱其故吏蘇違亦勉以觀古名將招選之義而青謝以魏其武安厚賓客天子嘗切齒人臣奉法何預招士舉此二者他可知矣

野客叢書卷第四

野客叢書卷第五

唐人言牡丹

長洲王楙

歐公謂牡丹初不載文字自則天已後始盛唐人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寂無傳焉惟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一詩初不言其異若溪漁隱引劉夢得元微之白樂天數詩以證歐公之誤且引開元時牡丹事以證歐公所謂則天已後始盛為信然近時容齋隨筆亦引元白數詩以證歐公之誤且謂元白未嘗無詩唐人未嘗不重此花容齋蓋未見漁隱所言故爾僕嘗取唐六十家詩集觀之其為牡丹作者幾半僕不暇縷數且

以劉禹錫集觀之凡有數篇渾侍中宅看牡丹唐郎中看牡丹自賞牡丹皆有作豈得謂惟有一篇歐公不應如是鹵莽得非或者假歐公之說乎二公引元白數詩以證歐公之誤要未廣也龍城錄載高宗宴群臣賞雙頭牡丹舒元興序謂西河稍舍有牡丹天后命移植焉由是京國日盛則知牡丹在唐已見於高宗之時又不可引開元事為證也閱李綽尚書故實言北齊陽子華畫牡丹謝康樂集言水際竹間多牡丹陸農師作埤雅拾歐公之說亦謂牡丹不載文字自則天已後始盛如沈宋元白之流寔無篇什唯劉夢得一篇亦不深考耳

玉蘂花

容齋隨筆云物以希見為珍長安唐昌觀玉蘂乃魯直所謂山礬者江東彌山巨野唐昌所產至於神女下游折花而去以踐玉峯之約不特土俗罕見神仙亦然僕考李衛公集有為潤州拓隱玉蘂花詩云玉蘂天中樹金鑿昔共窺注謂禁林有此木吳人不識因念賞翫始得名又曰內署沈大夫所居閣前有此樹每花開如落空中回旋久之方集庭砌大夫草詔之暇邀余同翫大夫謂沈傳師也又觀晏元獻公集有翰林盛諫議借示揚州廟玉蘂詩序云此花因王元之更名瓊花亦謂之玉蘂二花相近而名字不同不知其一種耶或各異耶據春明退朝錄招隱玉蘂即后土瓊花也若然則玉蘂自是瓊花非山礬也所

謂是有似是而實非者。此花以罕見為貴。高齊詩話與隨筆之說亦同。

後世務省文

史記衛青傳曰封青子伉為宜春侯。青子不疑為陰安侯。青子登為發干侯。壘三用青子字。不以為贅。漢書則亦用青子字。而其餘則曰子而已。曰封青子伉為宜春侯。子不疑為陰安侯。子登為發干侯。視史記之文也。省兩青字。已使今人作墓誌等文。則一用子字。其餘曰某某而已。後世作文益務簡於古。然字則省矣。不知古人純實之氣已虧。

玉樹青葱

楊子雲甘泉賦。玉樹青葱。顏師古注。玉樹武帝所作集衆寶為之。向注文選亦謂武帝植玉樹于北宮。以碧玉為葉。僕按三輔

年木也。

不賦玉樹

讚當是之讚

青葱者也。又觀隋書嘉話。國史纂異。長安記。聞見錄等雜書。皆言漢宮以槐為玉樹。因知晉人所謂芝蘭玉樹者。蓋指此物也。又考漢武故事。上起甲帳。乙帳前庭種玉樹。珊瑚為葉。自在神宮中。只非甘泉宮事。知師古與向之注為甚謬。而思之。見未審也。古來文士。如曹操。曹植。王粲。執麈。庾儵。傳選。庾信之徒。皆有槐賦。其述種於宮殿之間。美致曲盡。獨未有以玉樹為言者。何

謂是有似是而實非者此花以罕見為貴高齊詩話與隨筆之說亦同

後世務省文

史記衛青傳曰封青子伉為宜春侯青子不疑為陰安侯青子登為發干侯壘三用青子字不以為贅漢書則亦用青子字而其餘則曰子而已曰封青子伉為宜春侯子不疑為陰安侯子登為發干侯視史記之文也省兩青字已使今人作墓誌等文則一用子字其餘曰某某而已後世作文益務簡於古然字則省矣不知古人純實之氣已虧

玉樹青葱

楊子雲甘泉賦玉樹青葱顏師古注玉樹武帝所作集衆寶為之向注文選亦謂武帝植玉樹于北宮以碧玉為葉僕按三輔黃圖云甘泉谷北有槐樹今謂玉樹根幹盤峙三二百年木也楊關輔古語記曰耆老相傳咸以謂此樹即楊雄甘泉賦玉樹青葱者也又觀隋書嘉話國史纂異長安記聞見錄等雜書皆言漢宮以槐為玉樹因知晉人所謂芝蘭玉樹者蓋指此物也又考漢武故事上起甲帳乙帳前庭種玉樹珊瑚為葉自在神宮中只非甘泉宮事知師古與向之注為甚謬而思之見未審也古來文士如曹操曹植王粲執虞庾儵傳選庾信之徒皆有槐賦其述種於宮殿之間美致曲盡獨未有以玉樹為言者何

耶紀少瑜詩玉樹起千尋曹植詩綠蘿緣玉樹得非即此乎後漢梁劉七舉亦曰玉樹青葱

敬字

嘉祐雜誌謂敬字左訖力反右晉木反今避廟諱改姓苟誤矣僕謂此誤已見於石晉之時不但石晉也六朝蓋已然矣僕觀南史何敬容傳敬容為宰相時所吐鄙其署名敬字大作苟小作文容字大為父小為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既大父亦不小是以苟字譏之也又觀張敬兒傳其母曰於田中夢犬子有娠而生敬兒故初名苟兒又生一子名猪兒宋明帝嫌苟兒名鄙改為敬兒觀此二事是以敬字之在文為苟且之苟字明矣

顏駟事與馮唐同

漢武故事載顏駟一事甚與馮唐同曰上至即署見一老郎鬢眉皓白問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尚少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然人往往誤以此事為馮唐用如白氏六帖曰漢文帝時馮唐白首為郎帝問之對曰臣三朝不遇樂天詩亦曰重文踈卜式尚少棄馮唐楊巨源詩曰此地含香從白首馮唐何事怨明時劉孝標辨命論曰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即署左太冲詠史詩曰馮唐豈不偉白首不見招揚炯渾天賦曰馮唐入於即署已兩君而未識皆有白

首不遇之說是以顏駟事為馮唐用也東坡詩曰為是先帝白髮即李注亦引馮唐之事如此甚多諸詩誤引承襲而然六帖云云尤為可笑

惠帝諱字

容齋隨筆曰李陵詩獨有盈樽酒與子結綢繆盈字正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敢用此語僕觀古文苑所載枚乘賦曰盈玉縹之清酒玉臺新詠載枚乘新詩曰盈盈一水間梁普通間孫文韜所書茅君碑謂太元真君諱盈漢景帝中元間人觀此二事知惠帝之諱在當時蓋有不諱者然又恠當時文字間或用此字出於適然猶為有說至以廟諱為名甚不可曉

相如上林賦

孫尚書仲益謂司馬相如上林賦蓋令尚書給筆札一日而就非二京三都覃十年之思其誇苑囿之大固無荒恠不經之說後世學者往往讀之不通尋繹師古音義從老生扣問累數日而後曉焉僕謂相如此賦決非一日所能辨者其運思_精工亦已久矣及_被召見因以發揮不然何以不候上命遽曰請為天和游獵之賦是知此賦以平時製下而非一旦倉卒所能為者西京雜記謂相如為上林子虛賦幾百日而後就此言似可信

竹坡言綠沈鎗

竹坡詩話云杜少陵何將軍山林詩有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沈

鎗言甲拋於雨為金所鎖鎗臥於苔為綠所沈有將軍不好武之意薛氏補遺乃以綠沈為精鐵如隋文帝賜張大淵以綠沈甲是也不知金鎖甲當是何物趙德麟侯鯖錄謂綠沈竹引陸龜蒙詩一架三百竿綠沈森杳冥此尤可笑此周竹坡少隱所言也僕謂周說鑿甚杜之綠沈鎗正謂精鐵鎗耳且唐百家亦曰校獵綠沈鎗此豈鎗臥於苔為綠所沈耶竹坡謂以綠沈為精鐵則金鎖甲是為何物僕謂金鎖甲者即黃金鎖子甲耳貫休詩曰黃金鎖子甲風吹色如鐵此亦用金鎖甲事安謂何物竹坡言鎗臥於苔為綠所沈固已甚鑿言甲拋於雨為金所鎖尤為不通僕嘗考之所謂綠沈者不可專指一物顧所指何物耳如梁武帝食綠沈瓜是指瓜也如人以綠沈漆管筆遺王逸少是指筆也如劉邵賦六弓四弩綠沈黃間古樂府綠沈明月弦唐太宗詩羽騎綠沈弓是指弓也以至宋元嘉間廣州作綠沈屏風石季龍用綠沈扇是亦有綠沈之說豈可專指一物為綠沈哉侯鯖錄引龜蒙詩以證綠沈為竹見亦未廣前此鄭槩詩嘗曰亭亭孤笋綠沈鎗則知龜蒙之言不為無自然則綠沈又不可專謂精鐵蓋有物色之深可為綠沈也吳僧漫錄論苔卧綠沈鎗不取精鐵之說不知漫錄以綠沈鎗為何等物耶

王維詩誤

西清詩話曰唐人以詩為專門之學雖名世善用故事不免小

誤王維詩曰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不敗由天幸
乃霍去病非衛青也邵氏聞見錄亦如此言乃以此詩為張籍
之作且云漢書音義數作朔則亦不可對天矣僕謂此詩誤用
天幸事固已無疑然考山谷之言謂顏師古以數其為命隻不
偶則數乃命數之數非疏數之數也宋景文公筆錄得江南漢
書本乃所具反傳寫誤以所具反為所用反耳僕觀黃宋二公
之說則知此詩以天幸對數奇不為失也又觀杜子美詩曰數
奇謫關塞道廣存箕穎白樂天詩集序曰文士多數奇詩人尤
命薄樂天以數奇對命薄子美以數奇對道廣益信黃宋二公
之言為有驗是皆以數為命數之數若柳子厚碑曰不遇興詞
鬱龐眉之都尉數奇見惜挫猿臂之將軍楊蟠詩曰仲父嘗三
逐將軍已數奇此乃為踈數字用也

高適詩誤

匡衡

匡衡

均作康字

與康字

與康字

與康字

與康字

與康字

書不學孫吳兵法乃霍去病非衛青也此詩亦與王維同是亦
以去病事為衛青用蓋衛霍同時為將而二傳相近故多誤引
用之

麥秋

緡素雜記載宋子經有皇帝幸南園觀刈麥詩曰農扈方還夏

誤王維詩曰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不敗由天幸
乃霍去病非衛青也邵氏聞見錄亦如此言乃以此詩為張籍
之作且云漢書音義數作朔則亦不可對天矣僕謂此詩誤用
天幸事固已無疑然考山谷之言謂顏師古以數其為命隻不
偶則數乃命數之數非朔數之數也宋景文公筆錄得江南漢
書本乃所具反傳寫誤以所具反為所用反耳僕觀黃宋二公
之說則知此詩以天幸對數奇不為失也又觀杜子美詩曰數
奇謫關塞道廣存箕穎白樂天詩集序曰文士多數奇詩人尤
命薄樂天以數奇對命薄子美以數奇對道廣益信黃宋二公
之言為有驗是皆以數為命數之數若柳子厚碑曰不遇興詞
鬱龐眉之都尉數奇見惜挫猿臂之將軍楊蟠詩曰仲父嘗三
逐將軍已數奇此乃為踈數字用也

高適詩誤

謬用衛霍事不獨王維為然僕觀高適詩亦曰銀鞭玉勒綉螭
弧每逐嫖姚破骨都李廣從來先將士衛青未肯學孫吳按漢
書不學孫吳兵法乃霍去病非衛青也此詩亦與王維同是亦
以去病事為衛青用蓋衛霍同時為將而二傳相近故多誤引
用之

麥秋

緡素雜記載宋子經有皇帝幸南園觀刈麥詩曰農扈方還夏

宮田首告秋注云臣謹按物熟謂之秋取秋歛之義故謂四月為麥秋黃朝英引北史蘇綽傳麥秋在野之語以為麥秋之說其來舊矣僕謂此說朝英蓋不讀月令之過也月令孟夏之月是月也靡草死麥秋至麥秋之說已見此書何待引北史所載耶百穀各以初生為春熟為秋麥以初夏熟故以四月為麥秋此說見蔡邕月令章句

文選注謬

文選蕭揚州薦士表曰切見王暕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良注七葉謂王祥以下至暕父曇首凡七葉冠冕不絕僕謂良不考究妄為之說僕考暕正王覽之下非祥下也暕蓋儉之子

僧綽之孫曇首之曾孫注以暕父曇首又謬也祥覽為兄弟自覽至曇首六世至暕則九世矣注謂祥至曇首七世亦謬也李善注謂暕覽之下此說是矣然謂覽生導又非也案晉書覽生裁裁生導王筠亦曰未有七葉名德重光爵位相繼如吾門者筠蓋與暕再從兄弟皆曇首曾孫所以俱有七葉重光之語僕又考之自導至褒九世立傳著在國史自洽至克九有集行於晉宋隋唐之間自古名門濟美鮮有如是之盛者

夏侯傳注

夏侯勝傳末曰勝從父子建字長卿師古注從父昆弟之子名建字長卿從父之子言昆弟可也言昆弟之子何哉此正與霍

先傳謂博陸侯禹及從昆弟雲山之謬相反。案禹於雲山乃從昆弟之子，非從昆弟也。

孫公談圃

臨江刊孫公談圃三卷。近時高沙用臨江本，復刊於郡齋。蓋高沙公鄉里故爾。僕得山陽吳氏家藏建炎初錄本，較之多三段。其後二段乃公之甥朱稔所記，併著于此。庶幾異時好事者取而附于卷末。一日仁廟女兗國大長公主降李璋，璋先卒。一日公主晨起，語左右曰：夜來夢楊大妃特來與我做女，顧左右笑之。明日凌晨，閤者報門外有人遺下一新生女子，在門臺上。公主使人收養之，如已女也。稍長，適向經，遂生今太后。經卒時太

后臨弔，其從者皆輦官稱官家，借事人。元祐初，李綬為副都承旨，善言都城故事，其說如此。其二則孫公之甥朱稔所記二段。一曰熙寧三年，余侍親守官泗上，時公為盱眙主簿。一日見公言夢中有羽客遺詩一絕，其後二句云：更約與君三十載。址陵原上望殘霞。公自言址陵殘霞非佳語也。熙寧三年歲在庚戌，至元符二年己卯，公卒於臨江，正三十載。二曰高郵軍南樓東去河丈餘，地有井，庇以四柱屋。父老相傳云：邾道先女嘗汲此水煉丹，飛仙去，故世號玉女井。其東二十餘步，即公之第宅也。公嘗言嘉祐中治廳屋，得廢井，甃砌完好，泉清且甘。案圖經即此為真玉女井也。其庇以四柱者，市人妄為之爾。公又言治平

中、公之伯氏之喪其井輒浮泥而濁且苦踰月復故其後十五
六年公又失長子而占相者言廳東南不利有此井尋汲之又
復淤濁遂命徹去石欄以石板蔽之今公沒十五年餘矣舊宅
已為東隣苑氏所有不知此井蔽覆如故或復發剝汲取也

中和樂職詩

今率以中和樂職詩為太守事用僕考王褒傳神爵五鳳間天
下殷富宣帝脩武帝故事作歌詩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
衆庶使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歌之宣帝曰此盛
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何武傳所載大率亦然此是監司頌朝
廷之德化何與太守事今人頌太守治政往往有中和樂職之

語似不考當之意所謂中和樂職宣布詩者三篇詩名耳注
謂中和者言政教隆平得中和之道樂職者謂百官萬姓樂得
其常道宣布謂德化周洽徧於四海豈郡守之所安哉張曲江
任洪州日自有詩曰樂職在中和此語益謬矣王褒四子講德
論亦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
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
詠之也其意正如此所以褒作甘泉頌有曰想聖王之優游詠
中和之詩讀太平之頌觀此益知其事非郡守所當用者

二公言宮殿

白陳

詩人諷詠自有主意觀者不可泥其區區之詞聞見錄曰樂天

長恨歌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能眠豈有興慶宮中夜
不點燭明皇自挑燈之理步理客談曰陳旉已古墨行謂睿思
殿裏春將半燈火闌殘歌舞散自書細字卷邊臣萬國風煙入
長筭燈火闌殘歌舞散乃村鎮夜深景致睿思殿不應如是二
說甚相類僕謂二詞正所以狀宮中向夜蕭索之意非以形容
盛麗之為固雖天上非人間比使言高燒盡燭貴則貴矣豈復
有長恨等意耶觀者味其情旨斯可矣

翱退待退之

唐史謂李翱皇甫湜游韓門而劉貢父石林容齋亦皆謂韓門
弟子僕觀退之固嘗曰李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明知其師退
之也然翱答退之書曰如兄頗亦好賢如兄得志退之曰作汴
州我還自徐始得交遊視我無能待我以友又與陸修書曰我
有韓愈薦所知於張徐州書曰昌黎韓愈是待退之以輩而不
以師禮事之翱又嘗言曰行已莫若自責此聞之於師者也迫
之以利而審其邪正此聞之於友者也又曰於師之於門人則
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雖朋友亦名之翱言如此
而稱愈如彼是不以師待愈益明矣而皇甫湜稱退之動曰先
生又有以驗翱湜所以待退之之異也

野客叢書卷第六

長洲王楙

荆公讀蘇文

冷齋夜話載王荆公居鍾山一日於客處得東坡寶相藏記展
誦於風簷之下喜見鬚眉曰子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穩客
請願聞之公曰日勝日貧不若日勝日貧東坡聞之撫掌大笑
以為知言又潘子真詩話載東坡作表忠觀碑荆公寘坐隅有
客問曰相公亦喜斯人之作公曰斯絕似西漢坐客歎譽不已
公笑曰西漢誰文可擬坐客或比以司馬相如楊雄之流公曰
相如賦子虛大人洎論蜀文封禪書耳雄所著太玄法言以準

易未見其叙事與贍若此直須與子長馳騁上下如楚漢以來諸侯王年表茗溪漁隱以為熙寧間介甫當國力行新法子瞻譏誚其非形於文章者多矣介甫能不芥蒂於胸次想亦未必深喜其文章今二者所筆恐非其實僕謂二公皆一時偉人其所不相能者特立朝議論間耳然其文章妙處各自心服何嘗以平日議論不相能之故併以其所長者忌之苟如是何以為二公漁隱以市井常態測二公過矣此如顏師古謂蕭望之忌害韓延壽之能出已之上之說一同

作字

蔡寬夫詩話曰詩人用事有乘語意到輒從其方言為之者亦自一體但不可為常耳吳人以作為佐音退之詩非閣復非橋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乃用佐音不知當時所呼適爾或是戲語也僕按廣韻作字有三音一則洛切二減路切三則邏切退之詩韻正叶則邏切音佐耳又後漢廉范傳云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孺今五袴此作字減路切音措耳又茗溪漁隱引老杜主人送客無所作以謂此語已先於退之用矣僕謂何止老杜與杜同時如岑參詩歸夢殊能作鄉書醉嬾題在杜之先如安東平古調微物雖輕拙手所作餘有三文為即別厝此類甚多在退之之前不但杜用此語也古詞所協正與廉歌一同明道雜誌引皮日休詩共君作箇生涯

之語謂作讀為佐不止退之一詩僕謂張右史亦失記杜岑之作爾權德輿詩小婦無所作自注音佐僕考小婦無所作乃古樂府中語以作為佐知自古已然矣毛詩侯祝作字作詛字讀

毛詩異同

夢溪筆談曰書之闕誤有見於他書者如詩天天是椽蔡邕傳作天天是加彼岨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作彼岨者岐有夷之行坊記曰君子之道譬則坊焉大戴記則云譬猶坊焉僕謂此一字有不甚礙理者他有礙理處甚多尚書異同僕已疏大略于前詩之異同如賈山書引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而今詩則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又如楊秉疏引敬天之威不敢馳驅而今詩則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諭無敢馳驅漢人所引與今本文不同往往而然蓋嘗考之漢人引經間有可以證其闕誤然其傳謬亦不為無之又不可盡以漢人所引為是折衷於理斯可矣

樂天姬侍

隨筆云世言樂天侍兒唯小蠻樊素二人予讀集中有詩曰菱角執笙簧谷兒搊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自注云菱谷紫紅皆藏獲名若然紅紫二綃亦妓也僕謂樂天之妓又不止此觀劉夢得集中有贈小樊一詩曰花面豸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時終須買取名春草處處將行步步隨又同州與樂天

詩注曰春草白君之舞妓也則知樂天姬侍又有本集所不言者白詩曰小妓搥我足小婢搥我背又不知小妓小婢者是何名也

詩句用嫖姚事

茗溪漁隱曰杜子美詩云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漢朝頻遣將應拜霍嫖姚按漢史顏師古注並去聲呼而此作平聲用蓋從服虔之音爾王荊公詩亦曰莫教空說霍嫖姚亦以平聲呼蓋承襲子美之意也聞見錄亦以子美用嫖姚字為失且譏之曰退之云凡為文詞宜略識字有以也夫僕謂二公不深考耳嫖姚作平聲用自古已然不但子美荊公二人而已觀梁蕭子

顯詩夫婦仕嫖姚十八賈登朝庾信詩寒衣須及早將寄霍嫖姚王褒詩樓蘭校尉稱嫖姚唐人前詩已多如此而唐人如李嘉祐詩身逐嫖姚幾日歸高適詩每逐嫖姚破骨都李白詩將軍兼領霍嫖姚張祐詩二十逐嫖姚羅隱詩樽壘合伴霍嫖姚李益詩居逐嫖姚將韋應物詩嫖姚思顧下中有霍嫖姚張籍詩曾將順策佐嫖姚為佐嫖姚未得還杜牧之詩麈尾不羨霍嫖姚李商隱詩五年從事霍嫖姚即士元詩壯心竟未嫖姚去本朝如王元之詩綉服霍嫖姚劉貢父詩嫖姚不復顧家為陳後山詩故家文物尚嫖姚邢厚夫詩安得壯士霍嫖姚如此甚多皆明知為平聲字用者未見有作去聲呼蓋承襲而然二公

但見子美荆公用此遂以為疑不知前後之人所用已如此也
僕又考漢志歌曰五音之律依韋嚮昭雜變並居雅聲遠姚注
嫖姚也又武帝悼李夫人賦嫖姚乎愈莊姚字無音服虔之為
是音亦不為無據安可以不識字疵二字

露盤

緗素雜記載魏略曰明帝景初元年徙長安諸鍾虡駱駝銅人
重不可致留于霸壘大發卒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又漢晉春
秋曰帝徙露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或泣因留霸壘而唐李賀
金銅仙人辭漢歌序云魏明帝青龍九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而
西取漢武捧露盤仙人臨載乃潸然泣下黃朝英謂明帝紀青

龍五年三月改為景初元年是歲徙長安銅人重不可致而賀
以為青龍九年八月蓋明帝以青龍五年三月改為景初元年
至三月而崩則無青龍九年明矣此皆朝英所云也僕謂賀所
賀集云青龍元年非九年也朝英誤

嗟

青龍

元年

東坡梅詞

東坡在惠州有梅詞西江月末云高情已逐晚雲空不與梨花
同夢蓋悼朝雲而作茗溪漁隱曰王直方詩話載晁以道云說
之初見東坡此詞便知道此老須過海只為古今人不曾道到
此須罰教去此言鄙俚近於忌人之長幸人之禍且謂直方無

但見子美荆公用此遂以為疑不知前後之人所用已如此也
僕又考漢志歌曰五音之律依韋嚮昭雜變並居雅聲遠姚注
嫖姚也又武帝悼李夫人賦嫖姚乎愈莊姚字無音服虔之為
是音亦不為無據安可以不識字疵二字

露盤

緗素雜記載魏略曰明帝景初元年徙長安諸鍾簾駱駝銅人
重不可致留于霸壘大發卒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又漢晉春
秋曰帝徙露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秋或泣因留霸壘而唐李賀
金銅仙人辭漢歌序云魏明帝青龍九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而
西取漢武捧露盤仙人臨載乃潸然泣下黃朝英謂明帝紀青
龍五年三月改為景初元年是歲徙長安銅人重不可致而賀
以為青龍九年八月蓋明帝以青龍五年三月改為景初元年
至三月而崩則無青龍九年明矣此皆朝英所云也僕謂賀所
引青龍固失然據今本李賀集云青龍元年非九年也朝英誤
認元年為九年耳

東坡梅詞

東坡在惠州有梅詞西江月末云高情已逐晚雲空不與梨花
同夢蓋悼朝雲而作茗溪漁隱曰王直方詩話載晁以道云說
之初見東坡此詞便知道此老須過海只為古今人不曾道到
此須罰教去此言鄙俚近於忌人之長幸人之禍且謂直方無

識載之詩話寧不畏人之譏乎僕謂晁以道此言非忌人之長
幸人之禍也蓋言坡公道人所不能到之妙奪天地造化之功
故有謫罰之語直方所載當有所自而漁隱至以無識譏之是
不思之過也高齊詩話載王昌齡梅詩云落落莫莫踏不分夢
中喚作梨花雲坡盖用此是也夢雲又有榴花一事柳子厚海
石榴詩曰月寒空階曉幽夢伴雲生

蘇明允不能詩

後山詩話載世語云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固
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若
溪漁隱引蘇明允佳節屢從愁裏過壯心還傍醉中來等語以
為後山談何容易便謂老蘇不能詩何誣之甚僕謂後山盖載
當時之語非自為之說也所謂明允不能詩者非謂其真不能
謂非其所長耳且如歐公不能賦而鳴蟬賦豈不佳耶魯直短
於散語而江西道院記膾炙人口何耶漁隱云爾所謂癡兒面
前不得說夢也

弋人何纂

三山老人云楊子雲法言鴻飛冥冥弋人何纂焉纂一本作纂故
退之詩云肯効屠門久深嫌弋者纂僕觀後漢逸民傳序云楊
子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纂焉注纂本作纂法言纂朱裏注曰纂
取也今人謂以計取物曰纂乃是纂字又非纂字也故陳子昂

碑曰弋人何纂鴻飛高雲張曲江詩曰今我遊冥冥弋者何所
纂則用元字梁肅四皓贊曰弋者何思鴻飛冥冥又轉為思字
携家居省

晋家以後尚書官僚多携家居省此例至陳猶然虞荔有疾帝
欲臨問令將家口入省荔以禁中非私居之地乞停城外帝不
許乃令住蘭臺又都官省舊多鬼崇尚書周祐入居卒於是徐
孝先携家居之兩年之間其變家息是可證也又觀東漢趙岐
初居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因知携家居省自漢已然矣

毛詩諧聲

筆談云古人諧聲有不可解者如九字有字多與李字協用慶
字正字多與章字平聲用恐別有理僕謂古人諧聲似此甚多
如野字音多與羽字音協家字音多與居字音協如詩曰吉日
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麇麇曰鶴鳴于臯聲聞于野魚
潛于淵或在于渚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
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是野字與羽字音
協之例也曰山有扶蘇隰有阿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曰祈父
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曰婚姻之故言就爾居爾
不我育復我邦家是家字音與居字音協之例也蓋當時自有
此音且有字協李字者不但毛詩為然漢刻中如吳仲山碑亦
然慶字協章字不勝其多也

慶字音與居字音協今已入少陽觀矣

來南協聲

蔡寬夫詩話云秦漢以前字書未備既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側皆通用如慶雲卿雲臯陶咎錕之類大率如此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皆以為協聲僕謂寬夫之說是矣然此二字未為不協也來字協思字者非來字是釐字耳如康衡詩曰莫學詩康鼎來康說詩解人頤是亦以來字協詩字也今吳人呼來為釐猶有此音南字協心字者非南字是吟字耳如文選賈謚詩曰昔與二三子游息承華南拊翼同枝條翻然各異尋是也唐人韓柳韻語如孟先生詩復志賦員符多以此協僕因而考之

古人協字必有其音又如毛詩以下字協故字者是戶字耳家字協蒲字者是孤字耳慶字協陽字者是羗字與鄉字耳如詩于以奠之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曰予所蓄租予口卒疇曰予未有室家曰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萬壽無疆之類是也學者要當以類推之

我儀同音

洪成相景伯隸釋曰周官注我義二字古皆音儀詩實為我儀協在彼中河樂且有儀協在彼中阿太元亦以各遵其儀協不偏不頗左傳音蛾析蟻徐廣音音作俄漢碑凡蓼莪皆作蓼儀而司隸魯峻碑又作蓼莪僕謂此猶商之阿衡或為倚衡倚

我析者大夫不記
蛾子時述之者
蓼莪音儀字也
亦與儀通也

衡之例也。蓋古者率多以阿倚俄義等字同為一音。又觀賈誼鵬賦曰：問於子服，予去何之？吉兮告我，凶言其蓄。淹數之度兮，語余其期。岑彭傳興人歌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蝨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鼈。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是以災字協時字音，則灾自合讀為緇。漢人書災為蓄，正此音也。觀蓄災字協時字，則知古人不獨以來字協釐字，其二音亦本通用如此。

三傳不同

春秋五傳而騶夾二氏不傳，所傳者左氏公羊穀梁而已。韓退之詩有春秋五傳束高閣之句，五字疑三字傳寫之誤耳。三傳所記率多牴牾，如禧公八年用致，夫人不言姓氏，左氏以為哀

姜，公羊以為聲姜，穀梁以為成風，以哀姜為說者，則以哀姜既絕於魯，又殺於齊，當與魯絕，不當與夫人終之以禘，致為非禮。以聲姜為說者，則以聲姜，僖公夫人，今乃歸於廟，見也以成風為說者，則以成風者，莊公之妾，僖公之為君，故得與祭。又如隱公時，夫人子氏薨，或以為隱公母，或以為隱公夫人，其說紛紜不同如此。

文人遞相祖述

容齋續筆曰：韓文公送窮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擬楊子雲逐貧賦，幾五百言，文選不收，初學記所載，方百餘字。今人有未見者，輒錄于此。宣宗朝有王振者，作送窮詞，亦工，僕觀逐貧賦備載

於古文章藝文類聚中洪氏何未之見乎送窮文雖祖逐貧賦然亦與王延壽夢賦相類頗亦出此僕謂古今文遞相祖述何限人局於聞見不暇遠考耳據耳目之所及皆知韓柳二作擬楊子雲矣又烏知子雲之作無所自乎續筆謂文公之後王振又作送窮詞矣又烏知子厚之後孫樵亦作乞巧對乎樵又有逐店鬼文甚工其源正出於逐貧賦類以推之何可勝紀

噴嚏

隨筆曰今人噴嚏不止者必嘆嚏祝云有人說我按詩寤言不寐願言則嚏注女思我心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僕觀類要編風篇正有是說

古語推拙

宋子京曰古人語有推拙不可掩者樂府曰何以消憂惟有杜康僕觀東晉賦杜康唾吳白樂天詩杜康能解悶潘祐詩直擬將心付杜康蓋祖此意文士有因其人名遂為事用者如東坡詩獨對紅蕖傾白墮按洛陽伽藍記白墮春醪自是造酒者江東人姓劉名曰白墮或謂其能造酒遂為名又近時稱主簿為仇香似此之類甚多其與湯燁右軍醋浸曹公之說何異

蘇杭妓名

蘇杭妓名見於樂天詩中姑錄出以資好事者一笑其詩曰移領錢塘第二橋始有心情問絲何玲瓏篋篋謝好箏陳寵鬢栗

沈平笙又曰長州茂苑綠萬樹齊雲樓高酒一杯李娟張態一
春夢周五殷三歸夜臺又曰李娟張態君莫嫌亦擬隨宜且教
取又曰花前置酒誰相勸容坐唱歌滿起舞又曰黃菊繁時家
客到碧雲合處美人來注謂遣英倩二妓與舒員外同遊又曰
真娘墓頭春草碧心奴頭上秋霜合就中誰在有楊瓊堪上東
山伴謝公又曰心奴已死胡容老後輩風流是阿誰又憶杭州
因敘舊遊有曰沈謝雙飛出故鄉又有九日代羅英二妓招書
著作詩則所謂玲瓏謝好陳寵沈平李娟張態真娘心奴楊瓊
容滿英倩羅等皆當時妓姓名所謂黃四娘之名因杜子美而
著也

周禮中言鮫字

宋景文公曰夢得嘗作九日詩欲用鮫字思六經中無此字遂
止故景文九日詩曰劉郎不止題鮫字虛負人生一世豪僕讀
周禮疏著籩之實糗餌粉飧鄭箋今之飧鮫安謂六經中無此
字耶又觀楊雄方言亦有此字茗溪漁隱謂古人九日詩未有
用鮫字惟崔德符和呂居仁一詩有買鮫沽酒之語僕謂景文
詩劉郎不肯題鮫字虛負人生一世豪茲豈古人詩未用鮫耶

野客叢書卷第七

拾遺記言傳說

王子年拾遺記殷湯門載傳說貨為赭來春於深巖以自給夢
乘雲繞日而行筮得利達侯封歲餘湯以玉帛聘而為阿衡僕
謂湯所聘者伊尹而傳說起於高宗之世相去二十來世如此
之遠而此言湯時傳說云云無乃誤乎

二書中言錫字

劉禹錫嘗曰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
來不見錫疑此字僻因讀毛詩有瞽注乃知六經中惟此注有

長洲王楙

錫字僕觀楊雄方言有此一字觀樊條傳三歲獻甘醪膏錫知漢人嘗有此語又考周禮少師掌教簫注亦有錫字則是錫字六經中不但詩注有此一字又見於周禮注矣禹錫所言是未深考僕因觀唐人詩集有曰馬上逢寒食途中屬暮春可憐江浦望不見洛橋人此宋考功途中寒食詩也有曰嶺表逢寒食春來不見錫洛中新甲子何日是清明此沈佺期詩也禹錫舉考功馬上逢寒食之言而綴以佺期春來不見錫之句是又誤以二詩為一詩言耳然則春來不見錫乃佺期之句非考功之作也

損益前人詩語

詩眼曰沈佺期詩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子美詩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不免蹈襲隨筆曰子美詩夜足沾沙雨春多逆水風樂天詩巫山夜足沾沙雨隴水春多逆水風白用杜句如此僕謂此非襲用前人句也以前人詩語而以己意損益之在當時自有此體不特此二者如李嘉祐詩水田飛白鷺夏木轉黃鸝而王維詩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薛據詩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而子美詩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汎滄浪學釣翁劉長卿詩柳色孤城裏鶯聲細雨中而武伯蒼詩千條翠柳衙門裏百轉黃鸝細雨中增前人之語者如此又有損前人句語者如王維詩九天閭闔殿宮開萬國衣冠拜

冕旒而杜子美詩閭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是也有全用前人一句而以己意貼之者如沈雲卿詩雲白山青千萬里幾時重謁聖明君而子美則曰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是也有以前人五字句行為七字句者如沈佺期詩秦地平如掌而李白詩秦川四面平如掌是也李肇謂王維好竊人對范元實謂老杜不免蹈襲斯見謬矣抑又考之佺期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此語又有所自觀陳釋慧詩舟如空裏汎人似鏡中行王逸少詩山陰道上行如在鏡中遊得非祖此乎李白詩亦曰春水船如天上坐又曰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盧懷謹曰樓臺影就波中出月光凝鏡裏懸是皆體帖此意

韓李設諭

韓退之自薦書曰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李翱薦所知書曰茲有二人偕來其一人賢者也其一人常常人也待之禮貌不加崇焉則賢者行賢者行則常常之人日來矣况其待常常之禮貌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二公均以是意設諭別白是否其理甚明非老於文筆者不及此

韓用杜格

杜子美逢李龜年詩曰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

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韓退之井詩曰。賈誼宅中今始見。葛洪山下昔曾窺。寒泉百尺空看影。正是行人渴死時。杜詩。老妻畫紙為碁局。稚子敲針作釣鉤。韓詩。已呼孺人憂鳴瑟。更遣稚子傳清杯。因知韓詩亦自杜詩中來。儲先義詩。孺人善逢迎。稚子解趨走。孺人對稚子。又出於江淹恨賦。

承露絲囊

嬾真子讀杜牧之詩。千秋佳節名空在。承露絲囊世已無。謂漢以金盤承露。而唐以絲囊。絲囊可以盛露乎。此不可解。僕謂嬾真子是未深考。按山記。弘農鄧紹。八月晚入華山。見童子執五絲囊。盛栢葉露食之。此事在漢武帝之前。是以武帝於其地造望仙等觀。又觀梁文帝眼明囊賦序曰。倍之婦人。八月多以錦翠珠寶為眼明囊。因凌晨拭目。唐人千秋節以絲囊盛露。亦襲其舊。正八月故事。

不識撐犁事

緗素雜記云。永叔代王狀元謝啓。陸機閱史尚靡識於撐犁。枚臯屬文。徒自成於骹骹。沈元用啓。讀撐犁而靡識。敢謂知書。問祈招而不知。尚慙寡學。陸機不識撐犁事。竟不知載何書。僕謂此見玄晏春秋曰。予讀匈奴傳。不識撐犁孤塗之事。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撐犁。天子也。言匈奴號撐犁。猶漢人稱天子也。於是曠然發寤。其事亦著藝文類聚。要諸書。然則不識撐

犁者乃皇甫謐非陸機也歐公謂陸機得非別有所據乎

豹文鼯鼠

郭璞注爾雅謂豹文鼯鼠漢武帝時得此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疋其後如崔嵬任劉士玄之徒皆如其說唐藝文類聚亦云終軍知豹文鼯鼠武帝賜絹百疋僕考前漢諸書不聞終軍有此事讀後漢竇攸家傳先武宴百寮於雲臺得豹文之鼠問羣臣莫知之惟竇攸曰此鼯鼠也詔問所出曰見爾雅驗之果然賜絹百疋詔公卿子弟就攸學爾雅是以徐陵謝啓曰雖賈逵之頌神爵竇攸之對鼯鼠方其寵錫獨有先前得非即此事而誤以為終軍乎摯虞三輔決錄亦謂竇攸

紫荷囊

前輩謂尚書紫荷囊事按晉志八坐尚書荷紫以生紫為拾綴之外服加於肩上又梁史周舍問劉查尚書著紫荷囊竟何所出查曰張世傳持素簪筆注素囊也荷乃負荷之荷又讀為平聲遂有此誤雖歐陽文忠公宋景文公有所不免僕謂不然紫荷囊事其說已久非歐宋之誤也觀唐類表有云佩蒼玉負紫荷歐宋之語豈無自耶僕因考之沈約宋志蕭子顯齊志皆謂紫拾囊倍呼曰紫荷或曰負荷以行隋志曰朝服綴紫荷銀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尚書右荷是則紫荷之說自晉宋以來有之劉查謂持囊筆出張安世傳不知出於趙克國傳漫錄謂

左荷右荷出隨樂志不知出於禮志

五技之鼠有二

余讀荀子鼯鼠五技而窮為猫鼠之鼠唐藝文類聚亦編入鼠門僕考之乃螻蛄非鼠也按本草廣雅皆謂荀之鼯鼠為螻蛄一名碩鼠易晉如碩鼠孔穎達正義引蔡邕勸學篇云碩鼠五能不成一技注云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藏身能走不能免人荀子鼯鼠五技而窮並為螻蛄也而魏詩碩鼠刺重斂傳注皆謂大鼠則爾雅所謂碩鼠關中呼為鼯鼠陸機云今河東有大鼠能入立交見兩脚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木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

然則螻蛄與此鼠同名碩鼠皆有五技但螻蛄技窮而此鼠技不窮故不同耳陸農師埤雅謂五技而窮者為飛生與諸說不同

鷹犬論人

頌人之美以飛走比况者有之不過用麟鳳虎豹鷹鵬之類而已然罕有以犬為美况者觀後漢張表碑云仕群為督郵鷹撮盧擊此何理哉今人以掾曹取媚上官奔走為用者為鷹犬乃知亦有自云

陳平用僻疆計

世稱良平之智而良之智更非平之所能及僕嘗著良平論辨

之詳矣。茲不復論。因閱前漢外戚傳。見張辟疆勸陳平進用台
產輩。以解呂后之憤。乃信有乃父風。當惠帝崩。太后發喪。哭而
泣不下。留侯子張辟疆為侍郎。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
有帝。今哭而不哀。君知其解未。陳平曰。何解。辟疆曰。帝無壯子。
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
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如辟疆計。
請之。太后說。其哭迺哀。夫陳平至是時。亦已老矣。其平生用智。
至此。亦可謂熟矣。然受教於張辟疆十五歲之子。從容解呂后
之忿。是平之智。不唯不及其父。且不及其子。遠甚。楊子雲是辟
疆之覺陳平。而李德裕非之。僕謂辟疆正料台產庸材。有不足
慮。故使之暫掌二軍。使其材不可制。決不出此計矣。有以見辟
疆術高。詩曰。是以似之。辟疆之謂歟。張良傳末。但言子不疑嗣
侯。不聞辟疆之名。何耶。

杜荀鶴句

高齋詩話曰。山谷嘗云。杜荀鶴詩。舉世盡從愁裏老。正好對韓
退之詩。誰人肯向死前休。僕考荀鶴詩。元有是對。其詩曰。南來
北去二三年。年去年來兩鬢斑。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
前閑。退之易閑字為休字耳。退之在前。荀用其語。僕謂誰人肯
向死前休。與誰人肯向死前閑。二句。皆當理。然豈可誣舉世之
人。盡從愁裏老耶。蓋有春風和氣中。過一生者。但不多耳。不若

曰浮世多從忙裏老

蘇黃互相引重

漁隱云元祐文章世稱蘇黃然二公尊名互相譏誚東坡謂魯直詩文如螾蟬江珣柱格韻高絕盤殮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山谷亦曰蓋有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者此指東坡而言也殊不知蘇黃二公同時實相引重黃推蘇尤謹而蘇亦獎成之甚力黃云東坡文章妙一世乃謂效庭堅體正如退之效孟郊盧仝詩蘇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其互相推許如此豈爭名者哉時文比之螾蟬江珣柱豈不謂佳至言發風動氣不可多食者謂其言有味或不免譏評時病使人動不平之氣乃所以深美之非譏之也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此語蓋指曾子固亦當時公論如此豈坡公耶以坡公詩句不逮古人則是陳壽謂孔明兵謀將略非其所長者也此郭次象云

陳文惠詩句

張文潛云陳文惠公題松江詩落句云西風斜日鱸魚香言松江有鱸魚耳當用此鄉字而數本見皆作香字魚未為羨雖嘉魚直腥耳安得香哉松江詩話曰魚雖不香作羨莖以薑橙而往往馨香遠聞故東坡詩曰小船魚作香則香字未為非也僕謂作者正不如是之泥劉夢得詩曰湖魚香勝肉孰謂魚不當

言香耶。但此鱸魚香云者，謂當八九月，鱸魚肥美之時，節氣候耳。非必指魚之馨香也。張右史之說，既以失之，而周知和乃復強牽引蘇李二詩，以證鱸魚香之說。且謂芼以薑橙，往往馨香遠聞，其見謬甚。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鱸魚香字，比鱸魚鄉，甚覺氣味長，更與識者參之。

割名割炙

漢書載楊雄解朝曰：司馬長卿切訾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師古注謂以肉歸遺細君，是割損其名，而文選載此文則曰：東方朔割炙於細君。良注謂方朔援劔割肉以歸，炙亦肉也。二說雖不同，皆通於理。漢書又曰：歆談者宛舌而固聲。師古注謂

班固選一校夏
其說別表不
月云云只言女
再應班別言
女之良矣

宛，屈也，固閉也。而文選則曰：歆談者卷舌而同聲。翰注則又曰：同聲謂候衆言學而相效也。而方言所載則曰：含聲而宛舌。漢書張耳傳：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而史記謂外黃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嫁張耳。二義不同。漢書李廣傳載程不識語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而其士亦佚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不得犯我，而史記所載則曰：李廣軍極簡易云云，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而我軍云云，以李軍對吾軍而言，士卒佚樂，故咸樂為之死，讀史記之文，知漢史為踈鹵也。

唐壞麻事

唐書曰：陽城為諫議大夫，帝欲相裴延齡，陽曰：脫以裴延齡為

差疑係解字
之誤

相吾當取白麻壞之會要曰延齡儻相吾唯抱白麻慟哭世說
曰李甘為侍御史鄭注求入相甘言於朝曰宰相代天理物注
何人敢茲叨叨白麻若出吾必壞之會要又曰景福二年以李
璘為相宣制日知制誥劉崇魯抱其麻而哭之乃授璘太子少
師

蕭張封地

鄼有二地名屬南陽者音贊屬沛郡音嗟按茂陵書曰蕭何國
庄南陽是則蕭何封贊明矣而沛有泗水亭班固銘曰文昌四
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就封于鄼誤以為沛地之嗟矣楊白源
詩曰請問漢家功第一麒麟閣上識鄼侯姚合詩曰鄼侯宅過

謙賈島詩曰往歲鄼侯館諸宮皆承此謬劉晏歲書至天子曰
卿朕鄼侯也唐書釋文鄼南陽縣名則肝切此正得之留亦有
二地名一彭城之留一陳留王叔原諸家所考子房所封乃彭
城之留僕考張良碑正在彭城之留子房廟碑東漢時所立王
叔原等所考為信然而樂史寰宇記引城塚記仍謂張良封陳
留侯食邑小黃一萬戶此說謬矣范石湖留侯廟詩注曰自宋
武下教脩復時其史已久漫錄謂徐州沛縣今留城鎮有留侯
廟存焉

地理訛舛

載籍之間所言地理訛舛甚多不可勝述姑舉數端漢文帝封

淮南王長子陽周侯賜為廬江王。應劭曰：廬江故廬子國。廬子國，廬戎之地。按左傳：廬戎自在宣城山中。劭誤以中廬之廬為廬江之廬。侯，楚之熊繹所封丹陽。正南郡枝江之丹陽。而西漢志注：乃以曲阿之丹陽為楚所封。舜漁雷澤，正成陽之雷澤。而周處風土記：乃以吳之太湖大雷山、小雷山為舜漁之所。子胥之胥山，在家興東南。而張宴乃以太湖之承胥二山為子胥之山。李白讀書於匡山，正綿州彰明縣大匡山、小匡山之處。而寰海記舊注：乃指江州匡廬山為白讀書之所。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左傳曰：王田以江南之夢。則知雲在江北。而郭璞注爾雅：乃以岳陽巴丘湖為楚之雲夢。後漢樊丹封謝陽侯。正詩所謂：申伯番番，流入于謝之謝地也。而傳乃以為射陽。按射陽在山陽西。其故城即高祖封項繆之地。非丹封地也。樊毅碑曰：謝陽之孫，此可驗也。

鞅挾三術

漢書載賓戲曰：商鞅挾三術而鑽孝公。應劭注：謂王霸富國強兵為三術。師古注：謂王一也，霸二也，富國強兵三也。僕謂三術者，帝道王道霸道。商君說秦孝公用此三術也。事見本傳。雖繼之以富國之說，即霸者之用耳。鑽者，取必入之義。是說得之。張曲江詩曰：既聞持兩端，復見挾三術。又曰：雖致負乘器，初無挾術鑽。正用此事。今人懷所製求上官知者，術曰鑽具，正此義也。

三公詩

杜子美詩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姚合詩驚風墜鄰果暴雨
落江魚皮日休詩高風翔砌鳥暴雨失池魚

景卷四
孫業

野客叢書卷第七

